

# 雍正朝的洋漆與仿洋漆

陳慧霞  
國立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

## 提 要

雍正皇帝十分喜愛洋漆製品，「洋漆」是清代特有的漆器名詞，「洋漆」究竟是什麼？這是本文首先要界定的問題。從十七世紀後期以來日本外銷漆器的角度來看，清代宮廷所認知的洋漆和歐洲同步流行的漆器相同，同時清宮中的仿洋漆也稱為洋漆。第二、根據造辦處活計檔檔案，清代宮廷很有意識的分別洋漆和黑漆洋金，而且由於雍正皇帝的喜好，造辦處在雍正八年左右逐漸掌握仿洋漆的材料和技術，雍正十一年左右對洋漆的花紋也能模仿入骨。然而，仿洋漆的實物究竟是什麼面貌？本文嘗試從現存「黑漆描金」的作品中尋覓出若干件作品，具體說明仿洋漆製品的風格。第三、從漆器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洋漆是日本蒔繪和中國漆工藝的第三次接觸，雍正朝的仿洋漆超越明代倭漆製作的水平，掌握日本外銷蒔繪的核心精神，並將中國山水的畫法溶入洋漆的風格中。洋漆的仿作在宮廷的嚴格要求下，超過江南明代以來的技藝水平，並且形成一股高貴的流行，由皇室主導著品味，這應該是雍正皇帝有意識下的成果吧！

**關鍵詞：**清代、雍正皇帝、漆器、洋漆、描金、蒔繪、中日交流

## 前 言

雍正皇帝十分喜愛洋漆製品。根據檔案記載，雍正年間（1723-1735）圓明園陳設著各式各樣的洋漆用品，從大型的傢俱到各式小盒，不勝枚舉。<sup>1</sup>十八世紀以寫實的手法描繪宮廷生活的〈美人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以下簡稱「北京故宮藏」，圖8），后妃身後的陳設架上，也放著洋漆盒，<sup>2</sup>說明洋漆是宮廷生活中的尊貴用器。爲了製作洋漆，雍正七年十二月更特別在圓明園建造寤室，<sup>3</sup>以生產符合皇室品味的洋漆。朱家潛在〈清代漆器概述〉中指出：洋漆在檔案中自雍正至乾隆，尤其是雍正年間，在所製各種漆器中佔較大的比重，同時也是當時重點發展的品種。<sup>4</sup>相較於康熙和乾隆皇帝，雍正帝對洋漆情有獨鍾。

「洋漆」是清代特有的漆器名詞，明代及之前的朝代沒有「洋漆」，「洋漆」是一種新的漆器類別嗎？「洋漆」的特色是什麼？雍正時期仿洋漆的成就如何？從漆器的發展史來看，仿洋漆的意義何在？本文整理雍正時期的造辦處檔案，分析洋漆的內容，再從現存實物中尋找可能的雍正洋漆作品，嘗試爲以上的問題提出解釋。

## 一、洋漆是什麼

### （一）洋漆是清代日本外銷到中國的蒔繪漆器

「洋漆」是清代特有的漆器名詞，其所指涉的是那一類漆器呢？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以下簡稱「臺北故宮藏」）〈集瓊藻多寶格〉提供了重要的訊息。多寶格是清代皇室整理收藏各式珍玩的匣盒，〈集瓊藻多寶格〉這個匣盒內很幸運的同時保存著一本帳冊性質的小冊頁，冊頁條列七十三項存放物件的名稱，其中有二條寫著：「洋漆

1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圓明園》下，頁1203-1204、1221-1222。

2 相關說明請參見：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頁127。高居翰著、陳韻如譯，〈「十二美人圖」冊產生脈絡〉，頁16-24。

3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雍正七年木作十二月。

4 朱家潛，〈清代漆器概述〉，收入《中國漆器全集》6，頁1-18。朱家潛，〈清雍正年的漆器制造考〉，頁52-59。

方合一件，貯白玉扇牌」、「洋漆合一件，內履一子合三」。將冊頁記載的各條目與現存匣盒內的文物一一比對，正好可以對應出「洋漆方合，貯白玉扇牌」是一個以現在說法稱爲日本蒔繪的水渚鴛鴦方盒，盒內裝著一件清代的白玉牌（典查號呂二〇五八七之六／故漆 360）（圖 1、2）；「洋漆合一件，內履一子合三」是一件日本蒔繪的櫻木方盒，盒內裝著三個蒔繪小方盒（典查號呂二〇五八四／故漆 357、故玉 1171）（圖 3、4）。因此，很明顯的，清宮中所稱的「洋漆」極可能包含日本蒔繪類的漆器。

接著讓我們仔細分析這兩件漆盒的作法與風格。〈蒔繪水渚鴛鴦一方盒〉（圖 2）在黑漆地上佈滿濃密細緻金粉，使黑漆幾乎完全看不出來，而造成一種濃濃的空氣流動感。盒蓋左下角堅實的岩石，是主角鴛鴦的立足地，以高蒔繪飾金箔構成。〈蒔繪櫻木方盒〉（圖 4）盒蓋作濃梨地飾金箔，扁方的薄薄金片製造出落纓繽紛的氣氛，櫻花則嵌以金、銀、螺鈿，盒內的小盒和承盤均作金地。朱家潛〈清代漆器概述〉中曾指出：「『洋漆』是指在黑漆和朱漆或其他單色漆器上『描金』、『泥金』、『灑金』以及描金加彩的器物。可能當時在工匠們的口語中和市場上習慣上認爲『描金』、『泥金』、『灑金』之法來自東洋，所以用個『洋』字。」<sup>5</sup>張麗〈清雍正朝御製漆器〉一文，基本上也同意朱氏的說法，認爲雍正時期御製漆器的「描金漆」一類又分爲中國傳統技法和仿洋漆兩種，而仿洋漆就是指仿日本「蒔繪」的黑漆描金工藝。<sup>6</sup>兩位學者指稱的「洋漆」，都是日本蒔繪類的漆器，尤其是指在黑漆地或單色漆地上描金的這類漆器，而且兩位學者對洋漆的看法隱含著以中國漆器的名詞——如「描金」一詞解釋日本蒔繪的觀點，這個問題在第二部份我們將進一步討論，以下讓我們先討論清代對於「洋漆」的認知中，是不是單單指黑漆地或單色漆地上的蒔繪？是否還包含日本蒔繪中其他幾類風格的漆器？

讓我們把視點從中國內部提高轉移到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和亞洲的貿易，尤其是日本蒔繪漆器的外銷。<sup>7</sup>由於歐洲人——或更明確的講葡萄牙、西班牙及之後的荷蘭、英國人——到亞洲貿易，使擁有中國瓷器、日本蒔繪等具有東洋趣味的產品，成爲歐洲貴族的流行時尚。日本的外銷蒔繪在十七世紀末期以黑地平蒔繪的作法爲主，

5 朱家潛，〈清代漆器概述〉，頁 1-18。

6 張麗，〈清雍正朝御製漆器〉，頁 8-13。

7 關於這個問題近幾年已經引起學者的注意，並已累積相當的成果，2008 年京都國立博物館與サントリ一美術館企畫日本外銷漆器的大型展覽會，並出版展覽圖錄，可說是針對此一主題整理出研究回顧式的大展，參見京都國立博物館編集，〈Japan 蒔繪：宮殿を飾る東洋の燦めき〉。

稱為「紅毛漆器」。丹麥皇家 1650 年所建的印度收藏室，保存為數眾多的日本蒔繪，根據其十七世紀末的收藏目錄，其中一件文結式香盒，<sup>8</sup>在造形和紋飾主題上均和臺北故宮收藏的香盒十分相似。<sup>9</sup>法國王妃瑪利亞·安東尼塔（Marie Antoinette, 1775-1793）是十八世紀歐洲皇室的重要收藏者，她一方面繼承其母親的藏品，一方面繼續積極收集漆器精品，<sup>10</sup>其藏品的〈蒔繪樓閣山水壺〉（巴黎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在紋飾題材和技法上，和臺北故宮收藏的漆盒（內有康熙御用手串，圖 13）屬於同一系列。而以伊勢物語為裝飾主題的漆盒、山水樹石的漆杯等，在臺北故宮和法國、德國也都有完全同樣的作品（《清宮蒔繪》圖版 6、39）。<sup>11</sup>種種跡象顯示，清代宮廷的「洋漆」和歐洲王室的蒔繪收藏是屬於同一股風潮，甚至是同一貿易網絡中的產品。

再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清代康熙時期洋漆的確已經進入宮廷。康熙三十二年（1693）蘇州織造李煦（1655-1729）曾進洋漆十餘件：「洋漆木匣壹件、洋漆金銀片圓盒壹件、洋漆幢盒壹件、洋漆鼓式盒壹件、洋漆香匾壹件、洋漆桃式香盒壹件、洋漆小香盒壹件、洋漆箸拾雙、洋漆方匣壹件、洋漆香盤壹件、洋漆八角香盤壹件、洋漆管毫筆陸枝」，同年月再進「洋漆方匣壹件、洋漆香盤壹件、洋漆八角香盤壹件、洋漆管毫筆陸枝……」。<sup>12</sup>康熙皇帝還曾經談論他對洋漆特色的意見，<sup>13</sup>而且康熙五十二年（1713）皇帝六十大壽時，大臣進呈的賀禮就包括：萬年洋漆碗、洋漆盒一對、洋漆香碟一對、洋漆香几一對、洋漆香几、洋漆鍍金爐，<sup>14</sup>洋漆對十七末十八世紀初

8 Matha Boyer, *Japanese export Lacquer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Denmark*, pp. 74-75.

9 關於清宮收藏的日本蒔繪參見：氏著，〈清宮舊藏日本蒔繪的若干問題〉，頁 191-223。氏著，《清宮蒔繪：院藏日本漆器特展》，以下簡稱《清宮蒔繪》。

10 關於法國王妃瑪利亞·安東尼塔吉（Marie Antoinette 1775-1793）收藏的介紹參見永島明子，〈江戸時代中期のマリ・アントワネットのコレクションを中心に〉，頁 25-65。

11 京都國立博物館編集，《Japan 蒔繪：宮殿を飾る東洋の燦めき》，圖版 134、167。

12 〈蘇州雨水米價並進漆器摺〉、〈進元旦龍袍並漆器摺〉，佚名輯，《蘇州織造李煦奏摺》，頁 3。

13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 640-641。「訓曰：漆器之中洋漆最佳，故人皆以洋人為巧，所作為佳。卻不知漆之為物宜潮濕而不宜乾燥，中國地燥塵多，所以漆器之色最暗，觀之似粗鄙；洋地在海中潮濕無塵，所以漆器之色極其華美，此皆各處水土使然，並非洋人所作之佳，中國人所作之不及也。」

14 皇十七子進「萬年洋漆碗」，和碩簡親王之子應封宗室臣雍乾進「洋漆盒一對」，監造臣張常住進「洋漆香碟一對、洋漆香几一對」，戶部尚書穆和倫、張鵬翮、侍郎塔進泰、王原祈、噶敏圖、廖騰燧、倉場侍郎施世綸進「洋漆香几、洋漆鍍金爐」。《萬壽盛典初集》卷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4，頁 32、43、55、62。

的清代宮廷來說，絕對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不單單是文字的記載，北京故宮收藏一組康熙年間的繪圖儀器，以日本蒔繪漆盒盛裝，這件蒔繪水渚蘆雁圖方盒（圖 15）作褐漆地高蒔繪，構圖留空多，單純簡樸的作風和前引丹麥皇家收藏的一件黑漆櫃有異曲同工之趣，<sup>15</sup>具有十七世紀後期日本外銷「紅毛漆器」的風格，顯然清代宮廷的日本蒔繪和歐洲市場同步流行的可能性極高。

既然清代宮廷是日本蒔繪的外銷市場之一，<sup>16</sup>除了蒔繪水渚蘆雁圖方盒這類朱家潛所稱的單色漆地描金類型之外，日本外銷蒔繪中的其他類型，是否也是清代人「洋漆」概念中的一類呢？法國凡爾賽宮博物館收藏一組〈蒔繪扇形盒〉，大盒內安置四個同形的摺扇形小內盒（圖 5），盒蓋上的扇面以山水屋舍為題，其構圖和臺北故宮收藏的蒔繪盒（《清宮蒔繪》圖版 3）同出一系，值得注意的是在遙遠法國王室的收藏清單中，這件〈蒔繪扇形盒〉的盒底竟然貼著一張寫著「李煦」兩個字的小紙條。（圖 5-1）前引文提到，蘇州織造李煦曾進呈洋漆盒給康熙皇帝，雍正元年李煦被抄家時，抄家清單中也有洋漆方盒和洋漆文具。<sup>17</sup>由於晚明江南已十分流行日本蒔繪用具，<sup>18</sup>因此作為江南文人家族及官員的李煦，其姓名出現在蒔繪盒底，若推測其為「作為漆盒主人的標示」，似乎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和可信度。無獨有偶，凡爾賽宮博物館還有一組〈蒔繪山水方盒〉，底部也貼著同樣的紙條，巧合的是這組蒔繪盒也是以金地為飾，再平蒔繪花卉等紋飾。<sup>19</sup>由貼有李煦名條的金地蒔繪風格漆盒，呼應康熙款嵌漆片的〈畫珐瑯花卉鼻煙壺〉（圖 6），使這個清宮舊藏的小小鼻煙壺，猶如廣大須彌中的小小芥子，透顯出一個普遍的現象。清宮舊藏的〈畫珐瑯花卉鼻煙壺〉鼻煙壺底部有「康熙年製」款，壺頸及側面作白地畫珐瑯梅花紋，是清代宮廷研發西洋珐瑯下的宮廷製品，其壺身正面及背面中央卻嵌著日本蒔繪的梅花圓漆片，此漆片很可能截取自清宮舊藏的梅花小圓盒中，這種梅花小圓盒在清宮舊藏中不只一件（圖 7），不論紋飾佈局或技法，都和法國皇室舊藏（現藏巴黎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圓盒盒蓋如出一轍<sup>20</sup>。由此可見，除了黑漆地之外，在康熙時期，金漆地、灑金地

15 Matha Boyer, pp. 74-75.

16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日本漆器一千餘件，其中大部份為蒔繪漆器。日本蒔繪漆盒盛裝「文玩」的例子很多，並以乾隆朝為主，不是以雍正朝為主。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資料。

17 王利器，《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頁 504-505。

18 陳慧霞，〈清宮舊藏日本蒔繪的若干問題〉，頁 191-223。

19 關於貼有「李煦」紙條的漆盒，請參考 Monika Kopplin ed., *Les laques de Japon-Collections de Marie-Antoinette*, pl. 27, 32.

20 Monika Kopplin ed., p. 204.

等類型的蒔繪早已包含在「洋漆」這個名詞所指涉的風格類型了。

關於雍正朝與日本蒔繪的關聯，清初的宮廷繪畫提供可一些線索。以雍正帝嬪妃為描寫對象的〈美人圖〉（北京故宮藏，圖 8），其中一幅「美人鑑古」，畫面右側的陳設櫃上擺置著一件很可能是金漆地的蒔繪漆盒（圖 8-1），畫中不完整的器形中仍然隱約透露出其造型可能和德國王室舊藏（現藏德勒斯登 Kunstgewerbemuseum, Dresden，圖 9）的〈蒔繪山水雙圓几式小櫃〉類似，<sup>21</sup>雖然几式小櫃作黑漆地，美人畫上的小櫃看起來像是金漆地，但是雙圓形的盒身與高腳彎足組合而成似小几般的特殊櫃形，十分少見，因此推測〈美人圖〉畫中的漆盒可能是日本蒔繪漆器。描繪的更清楚的則是〈胤禛行樂圖〉冊頁中的「圍爐觀書」一冊（圖 10），雍正皇帝輕鬆自在的坐在火爐旁展卷讀書，<sup>22</sup>右前方的瘦木矮几上放著黑漆提梁套盒、螺鈿圓盒等精美器物，几上還有兩個顯目的紅色小杯，托著這兩個杯子的正是一件金漆杯托（圖 10-1），以摺扇扇面為造形的杯托，胎薄質輕，托面點綴著稀疏的梅花，優雅精緻。這兩幅描寫雍正皇帝宮廷生活的繪畫，無意中卻充分反應宮中使用漆器的品類。

因此可以肯定從康熙朝到雍正朝（沿續到乾隆朝），洋漆不單單是指日本蒔繪中黑漆地或單色漆地的蒔繪作品，應該更廣泛的指當時輸入中國的日本蒔繪的作品。不過由於《活計檔》記載和現存已知的文物當中，黑漆或單色地蒔繪漆器的數量較多，相對來說，很容易讓人忽略了其他類型蒔繪的存在。

## （二）洋漆是清代仿洋漆的漆器

關於洋漆的定義第二個值得注意的重點是，不僅是日本輸入中國的蒔繪被稱為洋漆，即使是中國製作的仿品，清代也將其稱為洋漆。根據《活計檔》的記載：

雍正元年二月十三日，怡親王交洋漆小圓盤一件，王諭做此樣鍍做木樣……于四月二十九日做得洋漆小圓盤八件。（漆作）

雍正四年正月十七日，員外郎海望奉旨……家內漆匠無有可做活計，因此……將大小香几、小桌子做些，欽此。……于七月初五日做……洋漆方香几一件……（油漆作）

21 京國國立博物館編集，《Japan 蒔繪：宮殿を飾る東洋の燦めき》，圖版 169。

22 有關〈胤禛行樂圖〉的討論請參考：羅匯著、邱士華譯，〈皇權鏡影：對「胤禛行樂圖」冊的若干觀察〉，頁 26-33。

雍正八年五月十九日，內務府大臣海望奉上諭：造辦處所做洋漆活計甚好，著將洋漆活計之人每人賞給銀十兩……（記事錄）

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司庫常保傳旨：做端陽節洋漆帽架八件。（漆作）

從以上幾條文字述敘看來，宮廷造辦處所製作的洋漆製品也稱為洋漆。關於仿洋漆的類型在下文中將詳細討論。

除了宮廷，南方也有洋漆的製作，雍正七年皇帝壽辰時，蘇州布政使高斌進「蘇做洋漆香几十對、蘇做洋漆盒十對、蘇做洋漆捧盒二十四圓」，<sup>23</sup>清代的方官在皇帝壽辰時進貢的奏摺中，在「洋漆」之前加上「蘇做」，表明這是「蘇州製做（作）」的洋漆，一方面當然是作為產地蘇州的辨識，另一方面是將「洋漆」作為一種類型的名詞，也就是說「洋漆」不單是指漆器的來源產地——日本輸入中國的漆器，更重要的是，洋漆這個名詞代表一種風格技法，凡是和日本蒔繪風格相同的漆器，都會被稱為洋漆。

## 二、雍正朝的仿洋漆

### （一）仿洋漆製作的轉捩點

本文一開始就提到洋漆是雍正朝重點發展的漆類，究竟造辦處在研發洋漆的過程中有什麼突破呢？分析《活計檔》的記錄，將交辦至造辦處而與洋漆相關的資料，凡是有關被交來的洋漆、傳做的洋漆和最後製成的洋漆，觀察模仿的原型、皇帝的諭旨和完成品之間的關係，整理成表一，再根據表一統計，作成表二，發現一些很有趣的現象。在數量上，雍正七年及其之前所製作的洋漆數量，明顯較雍正八年及其後的數量少很多。雍正元年至七年，每一年最多只有一筆記錄，七年的時間總共製成的件數為十四件。反觀雍正八年一開始就有四筆，就算數量最少的雍正九年，一年之間也有九件洋漆製品，雍正八年至十三年的六年期間總計一八五件，雍正七年到八年之間數量的轉變，很可能和洋漆窰室的完工有關。

---

23 高斌奏，〈呈進蘇做洋漆香等物之清單摺〉，雍正七年九月十一日。

雍正七年十二月左右，造辦處郎中海望奉旨請宮廷外邊做樣，九日爲了寗室的地點和建造方式向雍正皇帝奏報，雍正八年十一月寗室完工。雖然沒有文字記錄直接顯示北京造辦處在洋漆製作時面臨的問題，不過如果十八世紀北京的天氣和現在同樣乾冷，那麼北京自然的氣候條件的確和漆器陰乾時所需要的濕熱環境迥然不同，應該會造成洋漆製作時的許多困難，因此寗室的完工很可能提供更好的技術環境，使洋漆數量增加。

不僅是數量增加，洋漆製作的品質也跟著提昇。參考表一，雍正八年之前洋漆持來的筆數，大多是爲了收拾修補、盛裝備用、改做或配錦匣，仿做洋漆製品的例子很少，而且就算做了，似乎和雍正皇帝的標準有所差距，雍正七年奉旨「照樣做洋漆萬字錦繡結式盒」，做得的是「黑漆洋金萬字錦繡結式盒」，「洋漆」和「黑漆洋金」並不相同，（下節將討論）上呈後，皇帝的評語是「大有洋漆的意思，但是裏子略不像些」，可見當時僅能大略地掌握洋漆的特點。寗室完成後，傳做洋漆製品的例子大增，大約半年後，也就是雍正九年五月，皇帝對造辦處的洋漆活計稱許有嘉，發佈一份洋漆活計的賞銀名單，同時雍正九年元月賞賜鄂爾斯洋漆達十四種三十五件之多，因此可知，在一定程度上皇帝已肯定造辦處製作洋漆的能力。再從造辦處的立場來看，（參考表一）當皇帝諭旨的內容爲「或紅漆或黑漆」做幾件時，雍正七年之前，其完成的作品往往爲黑漆（或黑退光漆或紅漆），而雍正八年之後，造辦處完成的常是「洋漆」漆器，這種變化似乎正暗示在雍正八年以後，洋漆的製作已成爲造辦處嫻熟的技術之一吧！

在洋漆製作上，除了從生疏到熟稔之外，精益求精是雍正皇帝對洋漆仿作更高的期望。雍正十年十月廿八日皇帝說：「爾等進的漆盒，其漆水雖好，但花紋不能入骨，可使匠役小心加工做做，務期入骨。」巧合的是，參考表二的統計，雍正十年之後洋漆的製作似乎有了更細的分類，「黑洋漆」、「紅洋漆」、「洋漆彩金」，十一年之後有「洋漆畫洋金」或「畫洋金花洋漆」等。單從字面看，皇帝肯定的「漆水」應該是指下節將討論的「洋漆」這種漆料的調製與施作，黑色和紅色是以更精準的字，來稱呼製成品。至於「花紋不能入骨」指得應該是對紋飾造型的掌握和金粉的使用方式，「洋金」是一種金粉的類別，「彩金」是同時使用不同成色金粉的手法（下節將詳細討論）。從造辦處以更精細的技法稱呼洋漆來推測，雍正十年之後洋漆的製作很可能超正雍正七、八年時，再次向上攀爬，達到更高的水平。

## (二) 洋漆不等於黑漆洋金

在雍正八年之前，「黑漆洋金」（或「黑漆畫洋金」）製作的機率很高，猶如洋漆的代替品，不過二者應該是不相同的。《活計檔》記載：

雍正七年四月十一日郎中海望持出洋漆萬字錦繡式盒一件，奉旨：照樣或燒造黑瑯瑯盒，或做漆盒，欽此。于閏七月做得黑漆洋金萬字錦繡結式盒五件呈進。奉旨：此盒子甚好，大有洋漆的意思，但里子略不像些，欽此。

郎中海望奉皇帝之命拿了一件「洋漆」盒到造辦處來，宣告皇帝要工匠照樣做黑瑯瑯或是漆盒，四個月後工匠做出來呈給皇帝看的漆盒被稱為「黑漆洋金」盒，皇帝看了之後稱讚，盒子做得不錯，很像洋漆——「大有洋漆的意思」，也就是說，「洋漆」和「黑漆洋金」雖然看起來很像，不過在皇帝的概念中，二者是不一樣的，而且在用字稱名上，是被有意識的區別。

究竟洋漆和黑漆洋金有什麼差別呢？《圓明園漆活彩漆廳金定例》（乾隆抄本）中記載：

諧奇趣舊水法香几。雕花漆活見方尺：鑽生漆壹道、使灰參道、戳絹壹道、糙漆、墊光漆、光洋漆。

每尺用：嚴生漆陸兩玖錢、退光漆肆錢、洋漆陸錢、土子麵壹兩壹錢壹分、貳官絹壹尺伍寸、每貳尺柒寸漆匠壹工。

退光漆、洋漆每斤外加絲棉貳錢肆分。洋漆每斤外加石拉紙肆張。磨洗糙漆、墊光漆每伍拾尺外加白布壹尺。<sup>24</sup>

此條定例規定漆活的工種、工序、用料和工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糙漆之後作墊光漆、光洋漆時，所用的材料為退光漆、洋漆，當使用退光漆、洋漆時需外加絲棉，而使用洋漆時又外加石拉紙。<sup>25</sup>因此「洋漆」就像退光漆一樣，也是調合漆中的一種，使用洋漆材質時，往往要配合使用絲棉、石拉紙，可能是打磨、推光用。

因此「洋漆」，作為一種漆材質的類別名稱，同時也是一種漆器的類別，很可能是和《活計檔》中所稱的「黑漆洋金」有所區別。明代黃成的《髹飾錄》（隆慶年間成書）中提到：「黑漆有揩光和退光兩種」，揚明註（天啓年間註解）：「揩光欲黧滑

24 《圓明園漆活彩漆廳金定例》是中國文物研究所藏《內庭圓明園內工作諸現行則》（乾隆抄本）其中的一項，收入王世襄主編，《清代匠作則例》第壹卷，頁353-370。

25 《圓明園漆活彩漆廳金定例》，頁368。

光瑩，退光欲敦樸古色。」<sup>26</sup>清代，除了明代的揩光和退光兩種黑漆之外，很可能調製出「洋漆」這種質材，將以洋漆製作的漆器特別稱為「洋漆」，以有別於明代的黑漆描金。<sup>27</sup>

除了材料的差別之外，前引圓明園的漆活定例中，使用「洋漆」材質以製作洋漆漆器時，除了需以絲棉和石拉紙推磨之外，還需要特別的工作程序：「籠罩漆、嚴生漆、摺畫洋漆：每兩外加石拉紙肆張，每張銀伍厘，漆匠每百工外加摺晒盤漆、收窰、放風、辦料漆匠陸工」<sup>28</sup>，晒漆是將漆加熱攪拌，有時加入添加劑，靜置數日後得到所需的漆坯，摺漆是將漆多次的薄塗、擦拭，前引《髹飾錄》中提到揩光和退光兩種黑漆時，明末的楊明註：「近來揩光有澤漆之法，其光滑殊為可愛矣。」近代王世襄解說：「澤漆是揩光的一種作法，明代末年天啓年間可能發展出多次澤漆的作法，和過去一髹而成的作法有別。」<sup>29</sup>明末的多次澤漆（「澤」漆即「摺」漆）和清代的「摺畫洋漆」都應該和日本漆器的製作工序有關，<sup>30</sup>由於洋漆製作花費較多的工時，需要的工序較繁複（包含摺漆等等），也因此前引雍正九年造辦處洋漆活計的賞銀名單當中，出現專職的洋漆匠，如此看來，清代洋漆和之前明代，在黑漆製作的傳統技法上應該是有所差別的。根據《活計檔》的資料推測，雍正八年之後對洋漆製作有較好的掌握，這個說法屬實的話，其成果很可能是在洋漆漆器所使用的材料和製作的工序上都有所發展。

除了黑色的漆地之外，金色紋飾的處理是仿洋漆的另一個重點。首先就用料部份，參考表三《圓明園漆活彩漆颺金定例》所整理出各種做法所用的金料，第一至第六項的洋金，是紅金和黃金並用，以現代的語言來說，洋金就是 K 金，黃金中混合少量的銅、銀等金屬，金色較淺，康熙皇帝曾使用「洋金箋本」墨書《心經》。<sup>31</sup>洋漆的金料仿日本蒔繪，主要是純金製成的粉末，運用粉末本身形狀大小的差別，造成面的疏密層次變化。描金一般用的是金箔與膠水混合後研細製成的泥金粉，金粉

26 王世襄，《髹飾錄解說》，頁 68。

27 關於「洋漆」材料來源或調製方法的資料，以及是否有日本工匠參與顧問，目前日後將持續注意，尚未發現相關資料，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意見。

28 《圓明園漆活彩漆颺金定例》，頁 367。

29 王世襄，《髹飾錄解說》，頁 68。

30 佐佐木英，《漆芸の伝統技法》，頁 4-23~4-25。

31 《秘殿珠林》上，頁 11-34。卷一「聖祖仁皇帝釋氏經卷」項下，「聖祖仁皇帝書心經四百二十冊」，其中有佛青箋本泥金書、墨箋本泥金書、洋金箋本墨書、洋箋本墨書、灑金箋本墨書等。

的形狀扁薄，粉末形狀的變化不大，描金和洋金等主要是藉著金與其他金屬混合形成不同深淺變化的金色，表現畫面中的物象。

描金上金的方法，根據明代的漆器專書《髹飾錄·描飾第六》「描金」條，描金和泥金是相同的：

描金，名泥金畫漆，即純金花紋也。朱地黑質共宜焉。其文以山水、翎毛、花果、人物故事等，而細鈎為陽，疏理為陰，或黑漆理，或彩金象。

揚明註：

疏理，其理如刻，陽中之陰也。泥、薄金，色有黃、青、赤，錯施以為象，謂之彩金象。又加之混金漆，而或填或暈。

王世襄解說：

描金是在退光漆地上，以色漆畫花紋，待乾燥時再以絲綿球著極細金、銀粉，刷在紋飾上。花紋上又以黑漆或不同成色的金，細鈎文理；或是以不同的金色填或暈，以表現花紋內部的變化。<sup>32</sup>

用更白話的說法就是，在紅色、黑色的漆地上，先用漆膠鈎劃出紋飾，再用綿花沾泥金粉，按壓在漆膠畫出的紋飾上，紋飾當中還可以用黑漆刻劃紋理，或用不同成色的金表現層次感。清代基本上承襲明代的作法，從《圓明園漆活彩漆廳金定例》的整理表三分析來看，紋飾部份若為「畫洋金」，是由「描金匠」來完成，<sup>33</sup>因此洋金上金的作法很可能和描金相近或相同，故由相同工種的工匠來進行。

洋漆的金飾法則和明代以來描金的做法不同，而是和日本蒔繪相同。蒔繪是以羅筒等將金粉篩灑在漆膠上，金粉以純金製成，藉著金粉的圓、扁、方或不規則顆粒的形狀，和顆粒的大小粗細，組合成不同的紋飾圖案。描金是調成黃、青、赤不同色澤，描寫紋飾。

洋漆製作中究竟由怎樣專長的工匠來負責灑金的工作？前引《活計檔》雍正九年洋漆活計工匠的賞銀名單中，排列在最前面而且也是賞銀最多的工匠之一就是洋漆匠，不過表三整理乾隆抄本的《圓明園漆活彩漆廳金定例》，在紋飾處理部份卻沒有洋漆匠，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下節仿洋漆實例中，當觀察雍正時期和乾隆時

32 王世襄，《髹飾錄解說》，頁 86-88。

33 《圓明園漆活彩漆廳金定例》，頁 361、363、364 等。

期的作品時可以發現，推測為雍正朝的仿洋漆在金飾的處理上的確和乾隆朝有所不同，或許真的是由於工匠的不同吧。在表三定例第二十一至二十三項中「使漆篩掃金」的作法，所用的材料是「金」，「篩掃金」是將金粉篩在已上金膠的紋飾圖案上，再掃出濃淡的變化，這種作法和洋漆上金粉的方法有接近之處，篩掃金是由「彩漆匠」來處理的<sup>34</sup>，前引《活計檔》雍正洋漆活匠的賞銀名單中，彩漆匠亦名列其中，「雍正年製」款的〈彩漆描金喜相逢圓盒〉（北京故宮藏，圖 11）色彩由濃而淡，暈染變化細膩，可能彩漆表現的技巧和金粉濃淡疏密的作法有相通之處吧！

總結而言，洋漆是清代特有的漆器品類，在雍正時期發展成熟，而黑漆洋金是明代以來黑漆描金的系統。字面上乍看之下好像「洋漆」是「黑漆洋金」的簡稱或別稱，但是實質上，黑漆洋金和洋漆二者有很大的差異，從黑色漆地的用料與工序，到金粉的成份與純度，以及金粉的成型和畫面上表現的手法，都有極大的不同。不論是雍正前期的「黑漆洋金」或是後期的「洋漆畫洋金」，在雍正時期的造辦處活計檔中，都是很有意識指稱，黑漆洋金和洋漆不同，洋漆畫洋金和洋漆是局部相同的名詞。

### （三）仿洋漆實例

回到實物來看，雍正朝的仿洋漆是什麼樣子呢？現存雍正款的漆器數量不多，其中彩漆是雍正時期最具特色漆類之一，如前引圖 11，在色彩表現的細膩度和康熙時期有很大的不同。北京故宮藏有雍正款的紅地彩漆龍紋盤、花鳥盤等，金漆盒和黑地描金碗等，可惜沒有雍正款的洋漆傳世。<sup>35</sup>《活計檔》的記錄中多次提到傳做洋漆硯盒，（表一）雍正十年六月廿六日，配綠端石硯洋漆硯盒八個；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傳做（沒有製作完成的記錄）；雍正十二年一月八日，年希堯送來洋漆硯盒三十六個，傳做綠端硯，檔案中幾乎都是松花石硯配黑漆地的洋漆硯盒，北京故宮也收藏〈清雍正松花石硯暨洋漆山水硯盒〉（圖 12）硯作長方形，底有雍正年製款，硯池與硯堂交界處浮雕繫帶靈芝如意，是很典型的雍正時期的松花石硯。<sup>36</sup>硯盒則是洋漆，盒面以山水樓閣為題，遼闊的水面，從前景、中景、遠景向遠處擴張，畫面中

34 《圓明園漆活彩漆廳金定例》，頁 366。

35 參見張麗，〈清雍正朝御制漆器〉，頁 8-13，文中提到三件仿洋漆作品，其中二件無款，一件雖有款，筆者傾向以為是黑漆描金而不是洋漆。

36 參見嵇若昕，《品埤端歎：松花石硯特展》。

央偏左側為巨石從水面上升起，樹木臨石生長，屋舍在樹石之間建構而起，形成海上的一隅，廊道曲折，逐漸向右後方延伸，連接兩層樓閣，上方則為遠山橫互，水波起伏，一派寧靜，猶如隔離塵囂的水上仙境。

硯盒盒面的構圖和〈蒔繪山水方盒〉（圖 13）的構圖十分相似，以水面為主體，中景為樹石、屋舍，遠山位於畫面上方。以金粉形成塊面寫石面、以重覆弧面描寫水波的方式、幾何式的樹木等元素，也都清楚顯示宮廷仿洋漆從日本蒔繪漆器中吸收的養分，不只於此的是硯盒上的山石與樹木運用金與青金不同的色彩，互相交錯，山石肌理的黑漆線條控制得勻整精細，充分掌握日本蒔繪精緻的特點。但是對山石肌理的細膩描寫，又和日本蒔繪漆器簡略幾筆帶過的作法有別，承襲中國山水繪畫或說是明代以來描金漆器的概念而來。這件〈洋漆山水硯盒〉的胎體輕薄，胎面轉接圓順，黑色的洋漆地光澤內斂，金粉細緻，作工精到，其製作水平絕不下於日本外銷的紅毛漆器。

除了山水主題之外，水渚蘆雁也是常見的主題。〈清雍正填漆描金蘆雁圖格〉（圖 14）的邊框和側面的山板為紅漆描金雲紋、花果等，背板內面依層板分隔，以仿洋漆的日本蒔繪技法作花鳥題材的裝飾，分別是蘆雁圖、椿梅圖、竹石圖等。蘆雁圖（圖 14-1）的構圖偏於一角，以二、三條橫線代表水平面，水邊繁密的植物，有如受風吹拂，長長的莖葉紛紛向左側搖曳延伸，草叢前的水邊三、四隻雁鴨漫步，與空中迴繞的雁鴨相呼應，舒展的空間，悠然的氣氛，透露著一絲絲的浪漫。錯落的葉片或滿飾金粉、薄灑金粉或不同成色的金粉，虛實相映，交織出生動活潑的畫面，不論是構圖、技法都與日本的〈蒔繪水渚蘆雁圖方盒〉（北京故宮藏，圖 15）十分接近，但變化又更豐富而細緻。

根據表二的整理，雍正朝洋漆的香几、格架等傢俱的數量不少，是圓明園陳設的重要類別之一。〈清雍正填漆戩金花蝶圖博古格〉（北京故宮藏，圖 16）背板也作洋漆，以草蟲花蝶為主題，中國式的構圖溶入洋漆的表現技法。格的造型層次變化靈活，封背板又開一圓光，左右兩側透雕鏤空，穩重不失優雅，這種半封閉式的博古格是介於明代家具櫃與架的形式，格板的設計是雍正朝的一大特點，<sup>37</sup>巧合的是，日本外銷蒔繪棚架，常作透空的開光、鏤雕的門扇和虛實搭配的層格、門頁，例如〈名所圖蒔繪棚〉（The Royal Collections of Sweden 瑞典皇家收藏，圖 17），或許刺激雍

37 朱家潛，〈清代新風格家具的形成〉，頁 16-26。

正朝的格架設計。圖 16 這件格架上同時使用彩漆與洋漆色彩對比鮮明，用色沈穩，也是一大特色，而背板內面的洋漆裝飾，形成重要的焦點，充分展現雍正朝對洋漆的掌握能力與自信。<sup>38</sup>

從雍正朝仿洋漆的實物來看，關於黑色漆地部份，正如張麗所指出的仿洋漆有特殊光澤，<sup>39</sup>對應文獻記錄，這種光澤可能是因為「洋漆」專屬漆料和工序下的產物。在以金粉表現紋樣的部份，仿洋漆的金粉雖然粉末的微形和日本金粉仍然不同，但因篩灑、打磨等技術的控制上，已足以媲美日本製品的清晰俐落和平整細膩。有趣的是，不只是用漆、用金的技法與效果，在物象造型、構圖方式上，仿洋漆的作品同時採用日本輸入洋漆的表現方式。山水圖中的水面往往佔據畫面大部分的空間，畫面前方作近景的水岸，綿長的岸邊作橫斜向延伸連接中景，中景的洲渚之上為大石、樹木或屋舍前後結合而成，跨過遼闊的水面在畫面最上方為遠景，作二、三重座起伏層疊的山巒。畫中很少見到大山的描繪，著重大空間的表現，經由橫向連結，再逐漸向後推移，營造出向四方延伸的無限空間。即使是花卉、叢草與雁鴉、蟲蝶的主題，畫面多為大塊的水面，水面以數條橫線疏落排列，景物置畫面的一角，作偏角構圖，斜上方再略以水鳥等呼應，和描金一系的構圖或描寫方法大異其趣。

不僅是器用，洋漆還被使用在建築裝潢。紫禁城重華宮的翠雲館素以黑漆描金聞名。重華宮原為明代乾西五所其中的二所，雍正五年（1727）皇子弘曆成婚後移居於此，雍正十一年（1733）弘曆被封為和碩寶親王，其居所賜名為樂善堂，其前殿崇敬殿還遺留著「雍正甲寅喜平月吉旦／皇四子寶親王書／樂善堂」匾。<sup>40</sup>弘曆登基後，此地定名為重華宮。重華宮沿用乾西二所三進院落的格局，翠雲館是後院的正殿，面闊五間，進深一間，明間開門，殿內以黑漆描金裝修，十分精美。<sup>41</sup>（圖 18）

翠雲館的隔扇邊框作菱格形錦地，隔扇裙板為山水樓閣圖，共十六扇，主室與左

38 日本外銷詩繪棚架，常作透空的開光、鏤雕的門扇和虛實搭配的層格、門頁，例如〈名所圖詩繪棚〉（The Royal Collections of Sweden 瑞典皇家收藏），或許刺激雍正朝的格架設計，另文討論。附註：瑞典 Stockholm 附近的 Drottningholm Palace 中有一間中國離宮 Kina Slott，是 1753 年 King Adolf (1710-1771) 為皇后 Fredrik Lovisa Ulrika (1720-1782) 祝壽所建，其子 King Gustav III (1746-1792) 在 1777 年繼承此離宮時編寫目錄，此傢俱為其中之一。轉引自京都國立博物館編集，《Japan 詩繪：宮殿を飾る東洋の燦めき》，前引書，頁 276、圖版 177。

39 張麗，〈清雍正朝御制漆器〉，頁 8-13。

40 故宮博物院古建築管理部編，《故宮建築內檐裝修》，圖 103。

41 〈重華宮〉，《百度百科》，<http://www.baike.baidu.com/view/431226.htm>（檢索日期：2010 年 2 月 1 日）

右兩側明間隔扇八扇、主室入口左右共四扇，左右側室各二扇，構圖上均以水景為主，技法上也都是黑漆地飾金的作法，不過製作品質有所差異，製作時間可能也有先後的差別，其中以明間隔扇八扇製作的品質較高，以（圖 18-1）為例，不僅是前文圖十二硯盒平蒔繪的技法，還運用高蒔繪的作法，以漆灰堆出淺浮雕般的山石，石上飾方形金箔，並以凹面貼金表現石眼等，再如雲氣、遠山層次的暈染，充分展現和日本蒔繪工匠相當的水準，不得不讓人懷疑是否是出於日本工匠之手？難道清代宮廷有日本工匠駐留指導？或是類似歐洲傢俱的情形，利用日本外銷進入中國的蒔繪箱櫃截取改裝為隔扇？

但是，就畫面構圖而言，圖 18-1 雖仍由前景向後推移，但是前景和中景之間沒有連接的路徑，而是以橫互的雲霧跳接，再者中景巨石和屋舍沒有關聯，顯得零亂，而遠景渺遠簡略的遠山，卻又和中景的山巒層層相連，令觀者的視覺有空間錯亂的感覺。再就圖 18-2 來看，前景和中景轉接順暢，遠景和中景之間幾乎相連，層層疊疊的遠山向上向後排列，令人聯想起清代宮廷山水畫中，龍脈的結組方式。隔扇畫面中的各個元素全然是取自日本蒔繪的山水母題，但，因物象大小比例、關係位置的安排，卻又讓人懷疑是在中國山水畫的概念中重新組合後的產物。換句話說，工藝技術的日本水準和構圖的中國特點很可能存在畫稿由中國決定，製作卻由日本工匠完成的情形，至於是發包定製或是在宮中完成，因為沒有足夠的資料，暫時尚無法確定。<sup>42</sup>

從雍正仿洋漆的時間演變和技術發展的過程中，可以發現雍正朝雖然只有短短十三年，但對洋漆的認知卻不斷進展逐步接近日本蒔繪工藝的核心精髓，可惜乾隆時期仿洋漆轉而尋求新的解釋方式，遂形成另外一種面貌。

### 三、雍正朝仿洋漆在漆器發展史上的意義

#### （一）仿洋漆是日本蒔繪與中國漆工藝第三次接觸下的產物

前文已論及雍正朝的仿洋漆是清代自行研發出的新漆類，和明代以來的黑漆描金各屬於不同系統，但是洋漆和黑漆描金之間，的確存在著若有似無的微妙關係，這

---

42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建議思考宮廷中是否存在日本的漆器工匠參與的可能性。

得從描金的發展來看。晚明精於考據的郎瑛（1487-1572?）認為中國只有戩金和貼金的做法，泥金、描金、灑金的技法是宣德年間從日本傳入中國，其嘉靖末年成書的《七脩類稿》：<sup>43</sup>

古有戩金而無泥金，有貼金而無描金、灑金，……皆起自本朝，因東夷或貢或傳而有也。描金、灑金浙之寧波多倭國通使，因與情熟言餽而得之……泥金、彩漆、縹霞，宣德間遣人至彼傳其法。<sup>44</sup>

從現存的作品看來，雖然宋、元時已有墨書泥金的佛經寫本，繪畫也有泥金人物畫法、灑金紙等，但是卻沒有泥金或灑金的漆器<sup>45</sup>，而多為戩金漆器。戩金是在漆地表面先在紋飾表面作出凹槽，再填上金，和金銀器攢打紋飾的概念較為接近，江蘇武進出土的南宋紅地戩金漆盒、京都博物館藏元代的牡丹戩金方形箱等，明代有山東魯王朱檀墓出土的洪武的紅地戩金龍紋盒（山東省博物院藏），明代嘉萬時期更盛行戩金彩漆的作法，難怪郎瑛要說：古有戩金、貼金而無泥金、灑金和描金。

雖然宋代也有以單色漆為地，金粉為飾的作品，但與明代的描金漆器並不相同，浙江省瑞安縣慧光寺出土的北宋檀木長方經函（浙江省博物館藏），外函為檀木堆漆描金經函，盒面以堆高手法做捲草花卉開光和開光內自在坐於水池蓮花上的佛菩薩等的表面均殘留金色痕跡，其餘盒面也以金繪水紋、迦陵頻迦等，金飾部份彷彿以筆沾金色顏料描繪而成，線條細，金粉細而薄。檀木內函（圖 19）則完全以描金表現，盒面滿佈捲草花卉紋，每一面的中央開三個圓光，內飾禽鳥花卉，從盒頂局部觀察（圖 19-1），檀木紋理清晰可見，應無地漆的處理，金粉薄敷，勾勒物象或填滿紋飾外圍，部份略有暈染效果，是以繪畫的方式處理紋飾。

北宋以後幾乎沒有描金漆器，十六世紀描金漆器盛行，〈明萬曆黑漆描金龍戲珠藥櫃〉（北京故宮藏，圖 20）櫃內為八角形旋轉式抽屜，櫃內外均作黑漆描金，是晚

43 關於郎瑛的生卒年及《七脩類稿》成書的時間，請參見黃阿明，〈明代學者郎瑛生平與學術述略〉。

44 郎瑛，《七脩類稿》：「古有戩金而無泥金，有貼金而無描金、灑金，有剔紅而無縹霞、彩漆，皆起自本朝，因東夷或貢或傳而有也。描金、灑金浙之寧波多倭國通使，因與情熟言餽而得之，灑金尚不能如彼之圓，故假。倭扇亦寧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縹霞，宣德間遣人至彼傳其法。天順間有楊瑱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尤妙，其縹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真描寫之不如，愈久愈鮮也，世號楊倭漆。」

45 浙江省瑞安縣北宋慧安塔出土的「描金堆漆舍利函」底部有金書捨錢造寶函施主名位題記，應該是屬於泥金寫本的作法，圖版參見朱家潛主編，《中國漆器全集·4·三國一元》，頁76。

明黑漆描金的典型。櫃外作雙龍戲珠紋，櫃門內面飾樹石花蝶（圖 20-1），黑漆地漆色均勻光澤厚實內斂，描金物象內部所填的金粉較厚而勻，除了物象的輪廓之外，物象內部的線條，不論是花蕊、葉脈，或是飛蝶的肌理都是以黑漆線條來描寫，多孔嶙峋的太湖石以黑漆暈染的手法表現凹凸、立體的變化。和圖 19-1 比較，宋代金粉的使用猶如繪畫顏料的用法，平塗勾描十分隨意，圖 20 的明代描金是將黑漆與金細心搭配，金如剪影，均勻平整，再以黑漆勾勒、暈染，這是明代萬曆常見的手法之一。另外一件萬曆乙未年（1595）的山水人物描金漆盒（圖 21，德國漆器博物館藏）<sup>46</sup>視點在畫面前方略低處，前景、中景和遠景以橫向為主，由前向後層層推移，山石分立畫面左右，中央為廣大的水域，山石也是一層層堆疊，以黑色暈染出立體感，基本手法和圖 20 接近，而遠山、水岸及雲氣則是以金粉勾勒、暈染。從宋代和明代的例子觀察，二者對於「金」運用的手法和的概念實有差異，而元代描金的例子非常少見，因此明代的描金確有可能並不是直接承襲自宋、元的傳統，而是在明代前期受到日本漆器的刺激，再發展而成。

不論郎瑛認為描金在明初宣德時傳入中國這個時間點的準確與否，可以確定的是明代晚期描金漆器已發展到十分盛行的情況。清初仍延續晚明描金的風格，〈清雍正紫漆描金山水紋牀〉（北京故宮藏，圖 22），屏風式牀圍的屏心作描金山水樓閣人物圖（圖 22-1），山勢雄偉，山巒層疊，以金線勾勒出山、石、樹木、人物、建築等的輪廓，藉由金粉的疏密濃淡描繪物象，山石的立體感以金粉散佈的濃淡來表現，猶如筆墨的皴法，遠山和地面以淡淡的金粉撒過，有如淡墨輕掃，和中國繪畫的手法幾近相同。山峰以金粉的暈染取代黑漆，顯然是在明代的概念中更進而掌握對金的純熟運用。因此，不論是山水的內容或是表現的手法，描金漆器發展到明代晚期，已建立起中國自己的風格與日本的蒔繪漆器有明顯的區別，並且延續到清代，自成一系。

因為中國描金漆器已發展出特有的風格系統，所以當日本外銷蒔繪漆器在明代晚期第二次大量進入中國江南社會時，日本外銷的蒔繪被稱為「倭漆」，和中國明代初期發展而成的描金漆器區隔。晚明的仿倭漆，郎瑛的《七修類稿》提到天順年間（1457-1464）有一位名為楊塤的工匠<sup>47</sup>「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尤妙，……

46 Monika Kopplin, *Museum für Lackkunst* (I), pl. 2.

47 關於楊塤的介紹，參見陳學霖〈明代漆工楊塤事蹟考述〉，頁 15-35。

世稱楊倭漆，所製器皿亦珍貴，近時絕少。」<sup>48</sup>明代晚期也有仿倭漆的高手，高濂的《遵生八牋》提到新安的方信川「有漂霞、砂金、蚶嵌、堆漆等制，亦以新安方信川制為佳，如效砂金倭合，胎輕漆滑，與倭無二，今多偽矣。」<sup>49</sup>同時還有吳中的蔣回回「近之仿效倭器，若吳中蔣回回者，製度造法，極善模擬，用鉛鈴口，金銀花片、甸嵌樹石、泥金描彩，種種克肖，人亦稱佳。」<sup>50</sup>這些工匠都以仿倭漆而留名，不過，十六世紀下半的晚明時期，活動於十五世紀中葉的楊埴製倭漆器已經非常少見，方信川的倭漆盒也大多是仿品，不論是方信川製或是蔣回回製，都沒有形成一股具體的風潮，影響漆器的發展。

清代初期，日本外銷漆器和中國漆器的第三次接觸，清代宮廷稱其為「洋漆」，雖然宮廷與洋漆的接觸是經由江南社會的引介，但是雍正時期對洋漆的仿作卻是直接以日本洋漆為對象，並不是透過晚明的仿倭漆去認識日本漆器。前面討論過，洋漆在康熙時期就已進入宮廷，而且從模仿洋漆的紋飾如包袱紋，仿洋漆的器形如印籠、滷壺等，可以看出，清代仿洋漆和明代晚期仿倭漆的關注點並不相同。所以雖然清代宮廷是透過江南社會而有機會接觸到日本的外銷漆器，可是雍正朝的仿洋漆卻是在宮廷的主導下，超越明代晚期江南仿日本漆器（倭漆）的水平，不存在晚明——「造胎用布少厚，入手不輕，去倭似遠」<sup>51</sup>，和「用飛金片點，褊薄模糊耳。」<sup>52</sup>——的問題，並且逐漸形成一股新風格。

## （二）仿洋漆與描金漆器的交融

雍正朝的仿洋漆達到極高的成就，其技術和審美觀與描金漆器互相交融。以〈清雍正黑漆描金山水樓閣圖手爐〉（北京故宮藏）（圖 23）為例，手爐的把手在黑色漆地上分別飾回字和三角形連續紋，爐蓋側面在黑色漆地上飾菱格米字花形錦地，花

48 郎瑛，《七修類稿》卷四五，「倭國物」條：「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尤妙，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真描寫之不如，愈久愈鮮也，世稱楊倭漆，所製器皿亦珍貴，近時絕少。」。

49 高濂，《遵生八牋》卷十四，「國初有楊埴描漆、王家彩漆，技亦稱善，余家藏有一二物件，真勝他器，漆描用粉，數年必黑，而楊畫〈和靖觀梅圖屏〉，以斷紋而梅花點點如雪，其用色之妙可知。……有漂霞、砂金、蚶嵌、堆漆等制，亦以新安方信川制為佳，如效砂金倭合，胎輕漆滑，與倭無二，今多偽矣。」，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71，頁 728。

50 高濂，《遵生八牋》卷十四，頁 728。

51 高濂，《遵生八牋》卷十四，頁 728。

52 劉侗，《帝京景物略》卷四，「城隍廟市」條，頁 3646。

形作青金。爐身飾褐地彩漆捲草紋，四面開光，開光內為黑漆地描金山水樓閣圖（圖 23-1）。山水圖描繪大水面，中央的近景向兩側發展為中景，左側跨過一木橋，連接一陸洲，巨石挺立的一側和後方為樓閣，更後方為遠山；近景右側的水岸向後延伸，直接連接中景的巨石，巨石右側有屋宇左側以浮橋連接樓閣，更邁處遠山兩三重，明顯讀得出日本蒔繪前、中、後三景的構圖方式，而巨石與孤松的組合、水波的畫法和地平面的灑金與垂直面的濃重等，也都是日本蒔繪的手法。但是山石黑色肌理線條旁的擦染，則是描金漆器的常用手法。（圖 23-2）在這件手爐上，明代以來中國發展出的描金和清代雍正朝的仿洋漆各盡其職，發揮特色，和諧地融合成一種新的風格，精緻細膩的質感屬於洋漆，山石亮暗面所製造出的立體感與石頭的質感則為中國描金器與繪畫傳統中不可或缺的概念，仿洋漆也只有在這時才和中國漆器的傳統相濡，內化為中國漆器的表現手法之一。

雍正時期仿洋漆山水圖的類型，沿續到乾隆時期出現構圖手法相近，但表現手法不同的類型。〈清乾隆黑漆描金山水圖香几〉（圖 24）香几几面略成正方形，作山水樓閣圖，描寫遼闊的水面，構圖上最前方的近景橫亙著一帶狀水岸，右側屋宇依崖而立，崖上一棵樹幹挺立，屋後柳垂稀疏，向左側延伸的陸地也立著一株柳樹，引領樹後向中景連接的浮橋；中景是畫面視覺的中心，曲折的陸塊先有巨石臨面而立，後側樹木林立，樓閣臨水而建，高聳的塔尖遙遙地指向上方的二、三重遠山，這種以水面、水洲和巨石為主的構圖，以及近景、中景和遠景的安排方式，深切受到日本外銷蒔繪的影響，如前引德勒斯登博物館收藏的〈蒔繪山水樓閣雙圓几式小櫃〉（圖 25）櫃頂的山水樓閣圖，<sup>53</sup>二者的構圖方式相同。再看畫面中許多元素的做法，例如：水波如山形般尖起而波紋排列整齊，再如山石作重覆的弧線而向後排列的山石肌理，山石輪廓邊緣濃濃的灑金，還有以紫紅色漆描寫山石及地平面造成如灑金般的效果等，雖然經過中國工匠些微的轉化，不過應該都和日本外銷蒔繪的表現方式不無關聯。

這件香几的底部仍然保留清宮的黃籤：「乾隆四年八月初十日李英進蘇漆菱花式香几一對」<sup>54</sup>，因此可知這件香几應該是蘇州製作，几面山水圖的構圖和表現手法在明代晚期描金漆器中目前並未發現，其與日本蒔繪的相似性不得不令人聯想到前面

53 京都國立博物館編集，《Japan 蒔繪：宮殿を飾る東洋の燦めき》，圖版 169。

54 夏更起等編，《北京故宮博物院·清代漆器》，頁 154。

提到的——雍正七年蘇州布政使高斌進「蘇做洋漆」，<sup>55</sup>再者雍正末年和乾隆初年的漆器有時並沒有很明確的區別，因此透過這件乾隆四年的例子，應該可以合理推論雍正年間蘇做洋漆的樣貌，和前文所討論宮廷中的仿洋漆（暫且稱為「宮廷洋漆」）比較，蘇做洋漆以線條描繪為主，金色線條搭配灑金，地平面多疏淡的灑金，宮廷洋漆以平鋪的面為主，黑色線條為輔，精緻細膩，技術的難度較高。蘇做洋漆是在江南發展出的仿洋漆作法，而宮廷洋漆雖然工匠來自江南，但在皇帝的旨意下，卻發展出和江南仿洋漆不同的特色。<sup>56</sup>

蘇做洋漆的例子不少，如〈清乾隆黑漆描金山水圖方勝式盤〉（北京故宮藏，圖 26），盤形以兩個菱形一角相疊成方勝式盤，盤底有「乾隆年製」款，盤緣散佈著以折枝花卉環繞而成的圓形飾（圖 26-1），是日本蒔繪常見的裝飾母題。盤心山水的構圖——在廣大的水面上安排渺渺遠山，中景左側矗立著巨石，兩側屋宇臨水而立，前景橋樑連接著兩簇岩洲（圖 26-2）——構圖的安排和日本蒔繪的山水圖相似；再加上整齊微尖起的水波及山石的造型，無一不與日本蒔繪山水圖的元素相近。仔細觀察山石之內以金粉描繪肌理，線條粗而不穩定，輪廓線內填上薄薄的金粉，散佈得不平均，在金粉的控制和物象描繪上，遠不及〈清乾隆黑漆描金山水圖香几〉（圖 25）準確、精緻。這種蘇做洋漆在乾隆時期盛行，成為描金漆器中的一類，其淵源則可溯自雍正時期。

從雍正朝整個時代來看，日本進入中國宮廷的洋漆類別包含金漆地等各色類型，但是雍正朝選擇以黑漆地（或單色地）金蒔繪為主的一類作為仿製的對象，透過和日本外銷漆器的直接對話，利用宮廷中來自江南的工匠，奠基於晚明以來漆器製作技術的工藝傳承，卻與明代仿倭漆的作法無直接的關聯，充分掌握洋漆精緻細膩的核心精神。不過清宮對日本外銷漆器的興趣卻和晚明文人的喜好不無關聯，日本外銷漆器的各式套匣是晚明文人書房中的收藏盒、香具盒等，雍正皇帝也是以洋漆作為古玩的收藏盒。由於皇帝的喜好，雍正朝洋漆傢俱的數量明顯增加，並且作為皇家貴族客廳的重要陳設，《紅樓夢》中王夫人日常居坐的大炕兩邊設著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一張放著爐、瓶、盒香具組，一邊放著汝窯美人觚插著鮮花；宴客廳賈母坐的榻旁也陳設著極輕巧的洋漆描金小几，上面放著茶具、眼鏡等隨身用品；而

55 高斌奏，〈呈進蘇做洋漆香等物之清單摺〉，雍正七年九月十一日。

56 關於江南仿洋漆，除了蘇州的仿作洋漆之外，至少應該還有福建、浙江寧波和廣東，不過各地風格及詳細的發展情形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素喜闊朗的探春在桌案上以洋漆架懸掛玉磬，<sup>57</sup>可見使用洋漆傢俱，儼然成爲上層階級的風尚。洋漆的仿作在宮廷的嚴格要求下，超過江南明代以來的技藝水平，並且形成一股高貴的流行，由皇室主導著品味，這應該是雍正皇帝有意識下的成果吧！

表一：雍正朝造辦處洋漆相關的製作記錄整理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元年一月一日	雜活作		將備用做下的碧玉如意洋漆盆預備著		
元年一月五日	雜活作	銀線套金線帶火燻包洋漆套一件	做洋漆罩蓋火燻包、特克角罩蓋火燻包	元年五月十一日	退光漆罩蓋火燻包一件……
				元年八月七日	退光漆罩蓋火燻包一件……
元年一月五日	漆作	洋漆桌一張	桌面撬壞收拾		
元年一月九日	雜活作	洋漆按簧鼻煙壺… …	收拾換辮子		
元年一月十七日	漆作	湘妃竹洋漆方盒一件	收拾		
元年一月廿六日	漆作	洋漆雙梅花香几一件	照此樣式再放大些，做香几五件，改做夔龍腿子	二年五月四日	彩漆香几五個
元年二月十三日	漆作	洋漆小圓盤一件	做此樣或三足或滿足，中心起台	元年四月廿九日	洋漆小圓盤八件
元年二月廿九日	匣作	洋漆方勝式盒一件、洋漆圓盒一件	配做合牌錦套匣一件		
元年四月廿一日	縷絲作	洋漆春盛一分	配做銀縷絲外罩玻璃瓶……		
元年四月廿一日	漆作	洋漆小盤一件	添補洋金		
元年二月廿九日	漆作	扇式洋漆盒一件	收著		
二年一月四日	瑠瑯作	洋漆提樑長方文具一件	配做瑠瑯鼻煙壺安放		
二年一月四日	漆作	海棠式洋漆茶盤一件	照此盤大小改做雙圓式硃紅漆畫二龍戲珠花樣茶盤幾件		

57 曹雪芹著、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第三回，頁 49-50；第四十回，頁 619；第五十三回，頁 830，中研院歷史所新漢籍全文檢索系統。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二年一月七日	漆作	洋漆四層長方盒一對，內有屨格，洋漆四足長方盒一對，內一件有屨格，洋漆手卷匣二個，彩漆手卷匣一個	收著備用		
三年七月廿九日	雜活作	交香、花、燈、圖、菓茶、食、寶、珠、衣畫樣	著尋找真洋漆盤用……或玉盆或洋漆盆安珊瑚樹	三年十月十三日	……數珠一串隨洋漆海棠式盤一件，黃緞龍衣一件，洋漆盤一件。
三年十月廿一日	鍍作	洋漆套盒內多木壺一件，內盛磁鐘六個	鐘套不好配合著另做		
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雜活作	洋漆長方匣一件，內盛玉圖章七十七方	傳旨配做四層屨子		
四年一月十二日	硯作	綠端石硯一方，隨洋漆屨一件、錦匣一件	收拾		
四年一月十七日	油漆作		家內漆匠無可做活計……將大小香几、小桌子做些	四年六月廿四日	黑漆香几一件、盤二件、小桌二張
				四年七月五日	硃漆圓香几一件、洋漆方香几一件
				五年八月十四日	退光漆畫洋金香几一對
				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退光漆畫洋金香几一對
四年三月七日	油漆作	彩漆流雲吊屏二件	石青字顏色不好，著改做洋金字	四年五月十二日	洋金字彩漆流雲吊屏二件
四年三月三十日	油漆作	紅漆碗托一件	照樣或紅漆或黑漆彩金，不必安底，做透心足，若輕或做鉛胎或做銅胎，酌量做幾件	四年八月七日	紅漆彩金碗托二件、黑漆彩金碗托二件
				四年八月十四日	紅漆碗托四件、黑漆碗托六件
四年九月十一日	硯作	洋漆盒一件，共三層每層盛綠端硯一方	配做綠端石硯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四年十月二日	鑲嵌作	珊瑚支九十兩	配做盆景，或用法瑯盆或用何樣盆	五年十月廿九日	法瑯片黑漆洋金盆珊瑚盆景一件
				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法瑯片黑漆泥金盆珊瑚盆景一件
四年十月二十日	玉作	洋漆瓜式盒一對	著安珊瑚頂	四年十二月廿四日	珊瑚頂洋漆瓜式盒一對
四年十月二十日	玉作	洋漆菊花片二片	著鑲玻璃鏡子用	四年十二月廿四日	洋漆菊花片鑲嵌玻璃鏡一件
五年四月八日	油漆作	嵌法瑯人物腰圓片小洋漆盒一件	照此樣用黑漆、紅漆每樣做幾件	五年十月廿九日	鑲法瑯片黑退光漆畫洋金腰圓盒二對
				五年十二月廿九日	鑲法瑯片紅漆畫洋金腰圓盒四對
				六年十二月廿八日	嵌法瑯片黑退光漆畫洋金腰圓盒二對
				七年一月十一日	嵌法瑯片漆盒大小四個
五年七月十三日		養心殿西暖閣門陳設桌樣	或用彩漆，或用黑漆彩金做幾張……本日員外郎傳做黑漆畫洋金花桌四張、彩漆桌四張	七年十月一日	黑漆洋金桌二張
				七年八月七日	彩漆桌四張、黑漆畫洋金桌二張
五年七月廿七日	漆作		用漆做套盒，或方或圓，做樣呈覽	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黑漆拱花罩套二件配黑漆架二件，堆漆暗花方罩蓋一件
五年九月廿六日	漆作	洋漆長方小罩籠一件	做法甚好，或做爐罩，或做何物罩，不拘大小，其擋子做圓棍，爾等酌量配合	五年十月廿九日	仿洋漆嵌白玉烏木邊欄杆座子紫檀木柱象牙雕夔龍群板小罩籠一件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照烏木罩籠式樣，做楠木胎彩漆罩籠一件	六年五月四日
六年一月廿七日	漆作		照洋漆彩金鏤首式小盒式樣，做紅漆的、黑漆的幾件	六年五月四日	畫洋金番花鏤首式紅漆盒四個、黑漆盒二個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六年三月十六日	漆作		傳做漆痰盂二十件	六年八月十四日	黑退光漆畫洋金痰盂四件
				六年十二月廿八日	黑退光漆畫洋金痰盂四件、紫漆畫洋金痰盂四件
				七年一月十二日	黑退光漆畫洋金痰盂八件
六年三月十六日	漆作		傳做黑漆洋金棋盤香几一分		
六年三月十九日	木作	洋漆錫裡盆一件	配茶具		
六年六月十八日	漆作	綠端石硯隨葫蘆罩蓋硯盒	硯盒黑了，若收拾得好即收拾……若收拾不得，另換硯盒蓋	六年九月十九日	楠木胎漆黑退光漆畫洋金花硯盒一件
六年十二月六日	漆作	交來青龍白磁高足酒圓二十件、黑釉泥金龍白磁裡高足酒圓十六件	著照做過都盛盤的位分做漆罩盒	七年十二月廿八日	紅漆畫洋金花套盒一對
七年一月	漆作		大官釉盤碗配黑漆座		黑退光漆畫洋花書格、佛龕
七年二月十六日	漆作		傳做備用脫胎漆盒二十八件	七年五月四日	黑退光漆畫洋金節節雙喜盒五對，退光漆畫洋金喜壽蓮蓮盒三對。紅漆畫洋金雙喜聯綿盒、紅漆畫洋金蓮艾盒各三對
七年三月九日	雜活作		傳做古董鼓一件	七年十月二十日	黑漆畫洋金花鼓墩陳設一件……
七年三月十日	漆作		配做楠木胎漆罩畫洋金節節雙喜歲歲雙安		
七年三月十四日	漆作		配做楠木胎漆罩畫洋金節節雙喜歲歲雙安黑漆堆暗花玻璃罩佛龕		
七年四月二日	漆作	洋漆萬字錦繡式盒一件	照樣或燒造黑瑤瑯盒，或做漆盒	七年閏七月三日	黑漆洋金萬字錦繡結式盒五件，奉旨：此盒子甚好，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大有洋漆的意思，但裏子略不像些
七年四月二日	漆作		九洲清宴陳設的洋漆書桌甚文雅，照樣做幾張	八年四月二十日	洋漆書桌四張
七年四月二日	雜活作	洋漆小匣二對	飾金不好，著換夔龍鍍金飾件、用鈕簧		
七年四月四日	漆作	白玉送子觀音	(左邊安的)淨水瓶不好，另做象牙盛香狀盒或圓或海棠形	八年三月十日	黑漆描金海棠式四層香盒
七年四月十一日	漆作	洋漆方勝盒一件	傳旨此鑲的銅邊甚好，著照樣改做	八年十二月廿九日	洋漆方勝盒一件
七年四月十一日	漆作	洋漆書式盒			
七年四月十一日	漆作	洋漆元角盒			
七年四月十八日	匣作	洋漆長方盒	此盒樣甚好，不獨做漆盒或石盒亦可	七年七月三十日	玻璃罩鏡黑漆洋金罩蓋盒二件
				七年十二月廿八日	洋漆罩蓋二對
七年四月廿四日	漆作	紅漆描金靶碗托四個、黑漆描金靶碗四個	將靶碗托眼往大裡開些		
七年五月七日	漆作	填漆圓盒一件	此盒做法甚好，著照樣做二對	七年四月廿四日	黑退光漆畫洋金金錢菊花嵌玻璃堆地景如意式盒二對
七年五月十三日	漆作	有靶洋漆鉢式盆一件	照樣或做紅漆或做黑漆，噴金鑲銀裡		
七年五月十四日	匣作	磁器六十八件隨黑漆洋金箱	收拾，各配架、套匣		
七年五月廿五日	漆作	銅鍍金包鑲事件畫太極圖洋漆箱二件，各盛成窰茶圓六十二件、成窰茶圓七十四件	配鑲櫻竹邊錦匣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七年五月廿八日	漆作		九洲清宴陳設的楠木寶貝格二架，內安古玩，看著不起色，照此格尺寸另做黑漆格	十三年七月十日	紫檀木邊黑洋漆寶貝格二架
七年六月五日	木作		萬字房佳氣迎人屋內，床上擺的隨洋漆書格內如意式洋漆彩金桌一張，照此桌款式用紫檀木做一張		
七年六月廿四日	木作		九洲清宴東暖閣陳設的洋漆書格下著做擱書格的書式桌二張		
七年六月廿七日	木作	洋漆罩蓋長方箱二件	配做楠木外套二個		
七年七月十九日	漆作	紫檀欄杆合牌胎透花紗罩都盛盤一件	照此尺寸將紅漆的做幾件	七年九月廿九日	紅漆畫洋金夔龍壽字糊硬紗都盛盤二件
七年七月十九日	漆作		做都盛盤一件	七年十月廿八日	紅漆畫洋金都盛盤二件
七年八月五日	漆作		照本年三月十三日做過杉木捲胎鑲漆福壽盒、漆香几樣式，再做香盒一對、香几一張	七年十二月廿九日	畫洋金花鑲嵌漆香几一張、黑漆鑲嵌福壽香□一對
七年八月十六日	鑲嵌作	鑲嵌玳瑁牆鼻煙壺一件	此洋漆片鑲嵌做法甚好，將此做法俱存下樣式		
七年九月二十日	木作	靈芝一件	配做山子、罩匣	十一年十一月五日	紫檀木山子、畫洋金花洋漆箱一件
七年九月廿七日	漆作		九洲清宴西暖閣陳設洋漆格子上嗑壞一塊……著人收拾		
七年十月十三日	硯作	洋漆長方匣二件、洋漆斧式匣二件	配做綠端石硯		
七年十月廿一日	木作	金漆萬壽鼎案一件、仿洋漆萬來朝萬壽圍屏一座……仿洋漆甜香炕椅靠	送往圓明園收著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背一座、仿洋漆雲台香几二張、仿洋漆百步燈四架			
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記事錄	紫檀木邊欄洋漆寶座九件等	送往圓明園竹子院陳設		
七年十一月廿一日	記事錄	洋漆嵌玉片寶座一分……黑漆彩金圓香几二件……紫檀木邊腿畫洋金腳塔一件、紫檀木邊腿畫洋金花案一張……	送至圓明園西峯秀色陳設		
七年十二月九日	記事錄		做仿洋漆活計修造甯事奏稱蓋造地點		
七年十二月廿八日	皮作	紅漆畫洋金花卉四套盒一件	送往圓明園收著		
八年一月二十日	漆作	黑漆描金杌子	配錦椅墊		
八年二月十七日	雜活作		做西洋做法扇面式盒蓋上玻璃視墊顏色甚好，爾照此盒上視墊將大些的各樣款式盒做幾件	八年十月廿八日	洋漆梅花式嵌玻璃面盒一對
八年二月廿四日	漆作		……淨水瓶不好另做象牙盛香狀盒或腰圓或海棠形高四五寸……	八年三月十日	黑漆描金海棠式四層香盒一件
八年二月廿九日	漆作	洋漆盒大小五件		八年十月三十日	仿洋漆盒五件
八年三月一日	鑲嵌作		照六年二月十二日交做黑漆畫洋金花八角玻璃罩，各式小盆景再做四件	八年十二月廿九日	黑漆金花玻璃罩小盆景四件
八年六月十四日	漆作		傳做仿洋漆各式樣大小盒匣	十二年十二月廿八日	各式樣洋漆盒九對
八年七月十八日	鑲嵌作		傳做……鑲嵌洋漆玳瑁牆鼻煙壺二件	十二年十月廿八日	鑲嵌鼻煙壺二件
八年十月十八日	漆作	洋漆抽屜盒一對	做隔斷		
八年十一月一日	記事錄		打造仿洋漆活計甯一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座		
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木作	雍正七年四月…… 二十七日交洋漆罩 蓋盒長方箱一件， 五月十四日交洋漆 箱一件，七月初六 日交洋漆箱一件	配松木外套四件		
九年一月十九日	木作	……仿洋漆梅花式 襯色玻璃盒二件、 洋漆圓香几一對、 洋漆方香几一對、 洋漆方勝香几一 對、洋漆書格一 對、洋漆長方盒一 對、洋漆方單盒一 對、洋漆桃式盒一 對、洋漆圓入角盒 二對、洋漆方勝盒 一對、紫色洋漆盒 一件、洋漆茶鐘四 件、紅色洋漆茶碗 八件	配杉木箱，賞鄂爾斯 用		
九年二月十日	漆作	黑色洋漆四層盒一 件、紅色洋漆四層 盒一件	此漆盒款式甚好，照 樣做幾件，但花樣不 好，另改畫	十年四月廿九日	黑洋漆四層套盒 一對 紅洋漆五層套盒 一對
九年二月十二日	鑲嵌作		做紫檀木有蓋圍棋一 盤	九年十二月廿八日	……做洋漆毬盤 一件
九年三月五日	雜活作	……洋漆小格、洋 漆入角六方盤、洋 漆斜方香盒、洋漆 長方盒、洋漆小圓 壯盒、洋漆樓子 盒、洋漆書格……	破壞應收拾		
九年三月十六日	漆作	洋漆彩金香几、洋 漆彩金書櫃一件、 洋漆花插一件……	破壞應收拾		
九年三月廿一日	漆作	洋漆書格	收拾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九年三月廿二日	雜活作	……洋漆春節架……	粘補收拾		
九年三月廿六日	漆作	無釉白磁碗四件	著將無釉白磁器上做洋漆半邊，或畫寸龍或……半邊著戴臨寫詩句	九年五月三日	畫得九安長治等碗四件
九年三月廿八日		洋漆香几一件、洋漆蓮花圓盒一件	收拾		
九年五月四日	牙作	圓形洋漆藏盒	照樣……或用象牙或木胎做漆週圍雕透花……	九年六月六日	雕刻象牙盒
九年五月十九日	記事錄		造辦處所做仿洋漆活計甚好，著將洋漆活計之人每人賞給銀十兩		
九年六月九日	漆作		傳做楠木胎洋漆書格一對、香几一件	十一年五月一日	洋漆香几一件
九年六月十六日	木作	交來賞布哈爾等十五人緞疋、磁器、洋漆等物件	做箱盛裝		
九年七月廿一日	雜活作 眼鏡作	洋漆包袱盒一對……	配火燻眼鏡	九年十月廿八日	做洋漆包袱盒一對
九年七月廿六日	漆作	木胎黑漆抬盆	照此樣式放大些做幾件，做捲胎，靴用硬木做，鑲兜底，拉扯裡外俱漆黑退光漆，另鑲銀裡	九年八月二日	樣木胎黑洋漆抬盆一件
九年八月三日	漆作	黑漆彩金琴桌、素紅漆彩金漆黃漆琴桌二張	收拾		
九年十一月十日	木作	黑漆琴桌、洋漆琴桌	做灣欂楠木桌一張……楠木桌一張……安在兩桌之間		
九年十一月十日	漆作	黑漆琴桌、洋漆琴桌	做黑漆桌二張，內一做灣欂……黑漆桌二張，一張做灣欂……	十年十一月二日	黑漆琴桌……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九年十一月廿四日	漆作	楠木圓盒一件	照樣做楠木胎黑退光漆描金盒一對	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黑退光漆描金元盒一對
十年一月廿八日	漆作		傳做楠木胎洋漆銀口盒	十年八月十四日	楠木胎洋漆銀口盒一對
十年二月一日	油漆作	黑漆畫金花竹節式盒	此盒甚厚將裡子鏟些去，另漆其盒，蓋亦酌量收拾做香盒用		
十年二月三日	木作	洋漆彩金流雲蛤蜊盤一件	配座		
十年二月三日	油漆作		照齋戒牌畫樣做些	十年閏月八日	紅洋漆齋戒牌二件、洋金齋戒牌四件
十年二月十一日	玉作	洋漆彩金匣	配十錦手巾		
十年二月十六日	油漆作		將漆道冠做些隨簪子	十年四月廿八日	洋漆彩金道冠三件
				十年五月二十日	黑洋漆道冠二件、紅洋漆道冠一件
				十年六月廿四日	漆道冠三件
				十年七月十四日	漆道冠三件
十年二月十七日	漆作	洋漆包袱式盒二件	此盒式樣甚好，照樣將黑漆、紅漆盒做些，畫花卉漆盒亦做些，再，盒一件底上有窟窿，不必照此樣做	十一年五月一日	照樣做得漆盒二對
十年二月十七日	油漆作	圓形三足黑漆盒一件、竹節式洋漆雙筆筒一件、黑漆面紅漆裡碗托一件、鼓墩式洋漆盒二件	粘補收拾		
十年三月二日	匣作	黑漆畫金花大棋盒一對	著配大棋子合摺疊棋盤		
十年四月十六日	木作	交賞達賴喇嘛波羅奈緞疋、香袋、扇子、法瑯、洋漆、玻璃、磁、銅器皿	傳著配箱盛裝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等項			
十年四月廿七日	爐作		著做銅燒古小乳爐二十餘件，各隨香几或硬木或洋漆……	十年六月廿四日	……紫檀木小香几四件……
				十年八月十四日	……紫檀木小香几二件、紫檀木邊洋漆面小香几二件、黑洋漆小香几四件……
				十年九月十八日	……黑洋漆香几二件
				十年十月廿八日	……紫檀香几二件、黑洋漆小香几四件
				十年十二月廿八日	……紫檀木小香几二件、黑洋漆小香几二件
十年閏五月廿七日	油漆作 記事錄		傳與年希堯將……香几做些來，彩漆或鑲斑竹或鑲棕竹或做洋漆，但胎骨要輕妙，款式要文雅……		
十年六月廿六日	硯作		中秋節備用欲做洋漆硯盒八個，內配綠端石硯八方	十年八月十四日	黑洋漆盒綠端石硯四方
				十年十月廿日	黑洋漆盒綠端石硯四方
十年七月十日	木作	黑洋漆畫洋金花八足香几一張	照樣做四足香几二張		
十年九月二日	木作		洋漆亭子隔二件矮了，著做楠木托床二件		
十年九月八日	油漆作	棕竹洋漆隔一對	收拾		
十年九月廿四日	漆作		傳做洋漆長方圓角銀口盒四件	十年十二月廿八日	洋漆長方圓角銀口盒二對
十年十月十三日	爐作	洋漆小香几一對	著配銅爐、香盒		
十年十月十三日	硯作	洋漆長方盤一對	著配硯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十年十月十三日	爐作	洋漆香几一對、洋漆長方盒一對	著配香盒銅爐……配硯		
十年十月廿五日	木作	金漆圓香盒	配匣、布套		
十年十月廿八日	油漆作	洋漆盒一件	此盒花紋甚好，嗣后造辦處如做漆盒，可照此花紋做，其款式不必獨照此盒款式。再爾等造的漆盒，其漆水雖好，但花紋不能入骨，可使匠役小心加工做做，務期入骨		
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木作	仿洋漆書桌	此桌面甚好但桌腿不好，可將桌面取下另做一紫檀木桌腿，其原漆桌腿另配一紫檀木桌面	十一年四月六日	將洋漆桌面配得紫檀木腿桌一張，洋漆腿配得紫檀木面桌一張
十年十一月廿九日	木作	宜興胎紅釉洋金葫蘆花插一件隨洋金座	座子不好，另配紫檀木木架		
十一年二月五日	花兒作	宜興胎紅洋漆飛脊花觚一件等	著配通草花瓶等		
十一年三月十日	油漆作		傳做備用楠木胎黑洋漆畫洋金帽架二對	十一年五月一日	楠木胎洋漆畫洋金花帽架二對
十一年三月廿七日	木作		將好拄杖做幾根	十一年六月廿六日	……洋漆竹式拄杖二根
				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洋漆連枝拄杖四根
				十一年十二月廿二日	洋漆拄杖六根
十一年三月廿九日	木作		照造辦處做過的紫檀木書桌尺寸，將……楠木胎洋漆桌……各做幾張		
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硯作		……將端石硯俱改做好花紋，配做上用漆盒或石盒	十一年十月廿七日	……洋漆盒九件
十一年五月一日	漆作	紅洋漆畫洋金拱花長方數珠盒一對	收拾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十一年五月?日	油作		傳做楠木胎洋漆銀口 長方盒二對	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洋漆銀口長方盒 二對
十一年五月八日	硯作		傳做石盒硯二十方	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110813	各色端石盒硯九 方、配洋漆盒石硯 八方
				十一年十月廿七日	洋漆盒石硯三方
十一年五月廿一日	爐作		傳做……洋漆香几十 件	十一年十月廿八日	洋漆香几三件
				十一年十二月廿七 日	洋漆香几三件
十一年五月廿二日	油作		將……漆的做些，做 洋漆的亦做些	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畫洋金黑洋漆鉢 二件
				十一年十二月廿二 日	畫洋金漆鉢二件
十一年八月一日	硯作		傳做洋漆硯盒八件配 綠端石硯八方		
十一年九月六日	爐作		傳做銅燒古小乳爐十 件隨……紫檀木香几 十件	十一年十二月廿七 日	……紫檀木香几 二件
十一年十月十二日	爐作	洋漆方勝式小香几 二件	著配銅乳爐隨……	十一年十月廿八日	銅燒古小乳 爐……
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爐作	洋漆畫流雲香几一 對、洋漆畫山水香 几一對、洋漆畫福 祿壽香几一對、洋 漆畫松鶴香几一對	著配銅乳爐……	十一年十一月廿七 日	銅燒古小乳 爐……
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雜活作		傳做洋漆銀口長方盒 三對……	十二年五月一日	洋漆銀口長方盒 二對
				十二年八月十四日	洋漆銀口長方盒 一對
十一年十二月廿四 日	木作		將供佛的洋漆桌子下 做木架支頂	十二年十二月廿七 日	榆木架子
十二年一月七日	硯作	年希堯送到各色漆 硯盒三十六件		十二年五月二日	將黑洋漆硯盒十 八件內配綠端硯 十八方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十二年八月十四日	將黑洋漆硯盒十八件內配綠端硯十八方
十二年三月二日	雜活作		傳做洋漆九鼓香盒一對	十二年十月廿七日	洋漆九如香盒一對
十二年三月九日	雜活作	黑漆包袱式盒一對	配裝火燧火石等		
十二年五月四日	雜活作		傳做盆景香盒匙箸一分	十二年八月十四日	畫洋金山水小洋漆香几二件……
				十二年十月廿七日	洋漆畫洋金花卉長方小香几三件……
				十二年十二月廿八日	洋漆香几三件……
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玉作	象牙菊瓣盒一件、洋漆高足盒一件	象牙菊瓣盒，蓋子不好，照洋漆罐蓋子款式另做菊瓣蓋……洋漆罐高足不好，改做……		
十二年八月十一日	撒花作		銀鑿花長方八角盒一對、洋漆銀口盒三對	十二年十月廿七日	銀鑿花長方八角盒一對
				十三年閏四月三十日	洋漆銀口盒二對
十二年八月十九日	木作	交賞總督尹吉善洋漆銀盒一件、洋漆盒綠端硯一方……	配木匣盛裝		
十二年八月廿三日	撒花作		傳做銅鑿花長方八角盒一對	十二年十月廿七日	鑲嵌洋漆片長方八角銅鑿花盒一對
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油漆作		將各色式樣洋漆拄杖做幾根	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黑洋漆畫洋金花元竹式拄杖二根……
				十三年閏四月十四日	洋漆拄杖四根、方形二根、元形二根
				十三年閏四月二十日	備用洋漆拄杖四根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雜活作		傳做銀鑿花長方圓角盒一對、洋漆銀口盒二對、洋漆勳冠帽架二對	十二年十月廿八日	洋漆勳冠帽架一對、銀鑿花盒一對
				十二年十二月廿八日	做得銀鑿花長方盒一對
				十三年閏四月三十日	洋漆銀口盒一對
十二年十月廿三日	油漆作	交來洋漆炕桌四張，係高其卓進。洋漆書桌一張，係準泰進	著接做紫檀木腿高桌，漆水不可傷損		
十二年十月廿四日	硯作	描金漆匣端石硯一方	硯另配匣……	十三年三月八日	畫洋金花硯盒一件
十二年十一月七日	雜活作		傳做鑲嵌洋漆片銅鑿花長方八角盒一對、銅鑲金鑿花長方盒一對	十二年十二月廿八日	銅鑿花長方盒一對
				十三年閏四月三十日	銅鑿花嵌洋漆片長方盒一對
十二年十一月四日	油漆作	洋漆亭二座	每座配楠木圍塞爾根桌一張		
十三年八月七日	銅作		傳做洋漆盒煖硯二方	十三年八月十六日	洋漆盒煖硯二方
十三年三月十八日	雜活作		傳做備用洋漆小香几六張……	十三年四月三十日	洋漆小香几二件、紫檀木香几二件……
				十三年十二月廿八日	洋漆小香几四件、紫檀木香几二件……
十三年三月廿三日	漆作		傳做端陽節洋漆帽架八件	十三年四月三十日	洋漆帽架八件
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漆作	黑紅漆攝絲波羅漆波羅十八套	漆水不好，著另漆做	十三年四月十六日	改做黑漆裏畫洋金攝絲波羅一套呈進，奉旨將波羅十八套做完時，口做薄些，照此樣做平些
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木作		將十二年十月廿四日做得的洋漆玻璃插屏一架……陳設在樂志山村		

交辦時間 (雍正紀年)	作別	持來物	旨意	製作漆器等物	
				完成時間	完成品
十三年閏四月十四日	漆作	端石硯二方	傳做楠木胎畫洋金漆盒	十三年四月三十日	洋漆盒二件
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雜活作	洋漆磨金包袱式盒一對	配做火鏢包	十三年六月七日	配做……水晶眼鏡……火鏢包
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漆作		傳做黑洋漆銀口長方圓角盒二對內安玻璃鏡、黑洋漆銀口包袱式盒二件	十三年四月三十日	黑洋漆畫洋金山水內安玻璃鏡盒一對、黑洋漆磨金畫竹內安玻璃鏡入角盒一對
十三年八月十七日	漆作		傳做備用洋漆盒硯四方		
十三年八月十二日	雜活作		傳做備用洋漆香几五件……		
十三年八月十六日	漆作		傳做備用銅鑿花嵌洋漆片安玻璃鏡入角盒一對		

附註：根據《雍正朝造辦處各作承作活計清檔》微捲，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表二：雍正朝造辦處洋漆相關製作記錄統計

雍正年 項目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總筆數	1	0	0	1	1	0	1	4	3	13	13	8	12
總件數	8	0	0	1	1	0	4	12	7	40	52	35	40
器類及件數	盛盤	小圓盤 8							碗 4		鉢 2		
	家具			方香几 1				書桌 4		香几 2 小香几 4 小香几 2 小香几 6	香几 1 香几 3 香几 3	香几 2 香几 2 小香几 3	寶貝格 2 小香几 2 小香几 4
	有蓋的箱盒					罩蓋 4	方勝盒 1 盒 2 盒 5	盒 2	盒 4 盒 2 盒 2 碗盒 4 碗盒 4	盒 9 盒 4 碗盒 8 碗盒 3 箱 1	盒 18 盒 4 盒 2 香盒 2	盒 4 盒 2 盒 2 盒 4 碗盒 2	
	其他				木座子 1			骰盤 1	道冠 3 道冠 3 齋戒牌 2	帽架 4 柱杖 2 柱杖 4 柱杖 6	帽架 2	帽架 8 柱杖 2 柱杖 4 柱杖 4	
漆類及件數	洋漆 8			洋漆 1 仿洋漆 1	洋漆 4	洋漆 4 洋漆 1 洋漆 1 仿洋漆 5	仿洋漆 1 仿洋漆 1	黑洋漆 2 紅洋漆 2 洋漆 2 紅洋漆 2 洋漆彩金 3 黑洋漆 2 紅洋漆 1 黑洋漆 4 黑洋漆 2 黑洋漆 4 黑洋漆 2 黑洋漆 4 黑洋漆 4 洋漆 4	畫洋金花 洋漆 1 洋漆 1 洋漆畫洋 金花 4 洋漆 2 洋漆 4 洋漆 6 洋漆 9 洋漆 4 洋漆 8 洋漆 3 洋漆 3 洋漆 3 畫洋金黑 洋漆 2	洋漆 18 洋漆 4 洋漆 2 洋漆 2 畫洋金洋 漆 2 洋漆畫洋 金 3 洋漆 3 洋漆 2	黑洋漆 2 洋漆 4 黑洋漆畫 洋金花 2 洋漆 4 洋漆 4 洋漆 2 洋漆 2 洋漆 2 洋漆 8 洋漆 2 黑洋漆畫 洋金 2 黑洋漆磨 金 2		

附註：本表的統計是根據表一的整理記錄。

表三：圓明園漆活彩漆金定例整理

工種	用材及用工的種類								備註
	漆	色料	金料			匠類			
平面畫洋金(紋樣) 紅黃泥金地紅黃泥金開 細	嚴生漆 籠罩漆	潮腦、石黃、 漆硃	紅金	黃金			描金匠		
平面畫戳掃金 雲坐龍 上紅黃貳色金開黑漆									
雕花畫洋金(紋樣) 紅黃泥金地紅泥金開細									
雕花畫洋金 滿上紅泥金 地貳成 黃泥金開染									
玲瓏西洋金(紋樣) 紅黃泥金地紅黃泥金開 細									
平面畫廳金(紋樣)黑漆 開道	年生漆 籠罩漆 退光漆	潮腦、石黃、 漆硃、銀箔	紅金	黃金	魚子金			畫匠	〈諧〉
雕花上烘染廳金	年生漆 籠罩漆	潮腦	紅金	黃金	魚子金			畫匠	〈諧〉
平面畫泥金(紋樣)	籠罩漆 畫漆	潮腦、石黃、 漆硃	紅金	黃金				畫匠	〈諧〉
雕花上拘描泥金	年生漆 籠罩漆	潮腦、石黃、 漆硃	紅金	黃金				畫匠	〈諧〉
泥金線路	籠罩漆 畫漆	潮腦、石黃、 漆硃	紅金	黃金				畫匠	〈諧〉
洋金線路使漆 上泥金	嚴生漆 籠罩漆	潮腦、石黃、 漆硃	紅金				描金匠		
平面畫彩漆(紋樣)拘泥 金	嚴生漆 籠罩漆	潮腦、石黃、 漆硃、廣花、 硃砂、雄黃、 (南)輕粉、 赭石、紅花水	紅金		魚子金			彩漆匠	
雕花畫彩漆(紋樣)拘泥 金									
巴達馬畫漆伍彩色 描泥 金									
平面畫彩油(紋樣)拘泥 金	畫油	銀硃、雄黃、 硃砂、石貳 碌、石參碌、 天貳青、天參 青	紅金		魚子金			彩漆匠	

工種	用材及用工的種類								備註
	漆	色料	金料			匠類			
平面 滿拘描泥金(紋樣)				黃金				彩漆匠	
玉漏亭斗科 畫漆金琢墨	嚴生漆 籠罩漆	潮腦、石黃、 廣花		黃金	魚子金			彩漆匠	
光漆上使漆 戳掃紅金	金漆		紅金	黃金				畫匠	〈諧〉
玲瓏使漆 篩掃紅金 單 漆	籠罩漆	銀珠	紅金					彩漆匠	
雕花使漆 篩掃紅金 單 漆									
玲瓏使漆 篩掃金	籠罩漆	銀珠				金		彩漆匠	
雕花使漆 篩掃金									
平面使漆 篩掃金									
填漆 萬字錦邊 彩漆雕填 坐龍 餞金	嚴生漆 籠罩漆	潮腦、石黃、 漆珠、廣花、 珠砂、雄黃、 南輕粉、赭 石、紅花水	紅金		魚子金			彩漆匠	填金匠

附註：

1. 本表針對漆活材料和工匠的種類作整理，內容根據《圓明園漆活彩漆餞金定例》。
2. 〈諧〉：〈諧奇趣舊水法香几〉，《圓明園漆活彩漆餞金定例》。
3. 〈紋樣〉：省略紋樣名稱。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明) 郎瑛, 《七修類稿》, 臺北: 新光書局, 1983, 筆記小說大觀 33 編 1 冊。
- (明) 高濂, 《遵生八牋》,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871 冊。
- (明) 劉侗, 《帝京景物略》, 臺北: 新興書局, 1979, 筆記小說大觀 13 編 6 冊。
- (清) 王掞監修, 《萬壽盛典初集》,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1986,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653-654 冊。
- (清) 世宗,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1986,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717 冊。
- (清) 高斌奏, 〈呈進蘇做洋漆香等物之清單摺〉, 雍正七年九月十一日, 故宮 016939, 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曹雪芹著、其庸等校注, 《紅樓夢校注》, 臺北: 里仁書局, 1984, 中研院歷史所新漢籍全文檢索系統。
-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雍正元年一十三年。
- 《蘇州織造李煦奏摺》, 臺北: 文海出版社, 197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 45 輯。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圓明園》,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二、近人論著

- 〈重華宮〉, 《百度百科》, <http://www.baike.baidu.com/view/431226.htm> (檢索日期: 2010 年 2 月 1 日)
- 王世襄, 《髹飾錄解說》,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 王世襄主編, 《清代匠作則例》,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0。
- 王利器, 《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 臺北: 文海出版社, 1985。
- 朱家潛, 〈清雍正年的漆器制造考〉, 《故宮博物院院刊》, 1988 年 1 期, 頁 52-59。
- 朱家潛, 〈清代漆器概述〉, 收入《中國漆器全集》6, 福州: 福建美術出版社, 1993, 頁 1-18。
- 朱家潛, 〈清代新風格家具的形成〉, 收入《明清家具》, 北京: 故宮博物院, 2002,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第 54 冊, 頁 16-26。
- 朱家潛主編, 《中國漆器全集·4·三國一元》, 福州: 福建美術出版社, 1998。
- 朱家潛主編, 《中國漆器全集·5·明》, 福州: 福建美術出版社, 1998。
- 朱家潛主編, 《明清家具》上、下,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第 53、54 冊, 香港: 商務印書館, 2002。
- 夏更起等編, 《北京故宮博物院·清代漆器》, 北京: 故宮博物院, 2006。

- 高居翰著、陳韻如譯，〈「十二美人圖」冊產生脈絡〉，《故宮文物月刊》，321 期，2009 年 12 月，頁 16-24。
- 李久芬主編，《清代漆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第 46 冊，香港：商務印書館，2006。
- 故宮博物古建築管理部編，《故宮建築內檐裝修》，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
- 浙江省博物館編，《槁木奇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
- 張淑芬主編，《文房四寶·紙硯》，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第 48 冊，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
- 張麗，〈清雍正朝御制漆器〉，《收藏家》，2000 年 6 期，頁 8-13。
- 陳慧霞，《清宮蒔繪：院藏日本漆器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
- 陳慧霞，〈清宮舊藏日本蒔繪的若干問題〉，《故宮學術季刊》，20 卷 4 期，2003 年夏，頁 191-223。
- 陳學霖，〈明代漆工楊墳事蹟考述〉，《明清史集刊》，1 卷，1985 年，頁 15-35。
- 嵇若昕，《品埒端歎：松花石硯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 馮明珠主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
- 黃阿明，〈明代學者郎瑛生平與學術述略〉，《蘇州科技學院學報》，2009 年 1 期，頁 98-103。
- 羅匯著、邱士華譯，〈皇權鏡影：對「胤禛行樂圖」冊的若干觀察〉，《故宮文物月刊》，321 期，2009 年 12 月，頁 26-33。
- 京都国立博物館編集，《Japan 蒔繪：宮殿を飾る東洋の燦めき》，大阪：読売新聞，2008。
- 永島明子，〈江戸時代中期のマリ・アントワネットのコレクションを中心に〉，《漆工史》，22 号，1999 年 11 月，頁 25-65。
- 佐々木英，《漆芸の伝統技法》，東京：理工學社，1986。
- Boyer, Matha. *Japanese export Lacquer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Demnark*, Copenhagen: National Museum, 1959.
- Kopplin, Monika ed. *Les laques de Japon-Collections de Marie-Antoinette*, Paris: Éditions de 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2001.
- Kopplin, Monika ed. *Museum für Lackkunst (I)*, Münster: Museum für Lackkunst, 1998.

## On the Imperial Studio's Imitation of Japanese Lacquerware During the Yongzheng Reign

Chen Hui-hsia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mperor Yongzheng of the Qing was very fond of *yangqi* (Japanese lacquerware; literally, foreign lacquerware), which was a term for lacquerware used only in the Qing dynasty. What *yangqi* refers to is the first issue tha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and define. The so-called *yangqi* at the Qing court was the same as the Japanese export lacquerware that had been popular in Europe since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fang yangqi* (imitations of Japanese lacquerware) made by the Qing court were also referred to as *yangqi*.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the Qing imperial workshops, the Qing court consciously distinguished *yangqi* from *heiqi yangjin* (black lacquerware decorated with karat gold leaf). In order to answer to Emperor Yongzheng's preference, the imperial workshops gradually mastered the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of the *fang yangqi* around the eighth year of the Yongzheng reign, and the decoration three years later. But what does the *fang yangqi* look lik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yles of *fang yangqi* from several extant works of *heiqi miaojin* (black lacquerware painted with gold). Thirdly, *yangqi* is considered the third contact of Japanese *maki-e* and Chinese lacquerware in the history of lacquerware. The *fang yangqi* of the Yongzheng period had surpassed the quality of the *woqi* (Japanese lacquerware) of the Ming. It mastered the core spirit of Japanese export *maki-e* and was incorporated Chinese landscape techniques with the style of *yangqi*. Imitating *yangqi*, under strict supervision of the Qing court, exceeded the skills of making lacquerware that had been developed in Jiangnan Region since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imitations of *yangqi*, as a symbol of nobility, had been popular at the time. It is considered that Yongzheng intended to lead the taste of lacquerware during his time.

**Keywords:** Qing dynasty, Emperor Yongzheng, lacquerware, *yangqi*, painted gold, *maki-e*,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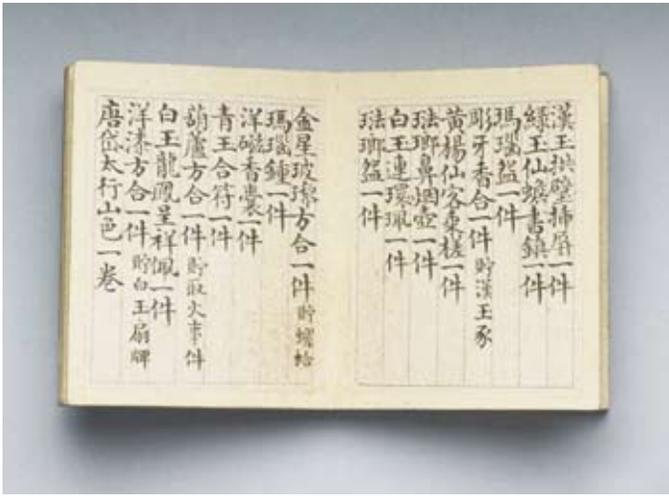


圖1 清 乾隆 集瓊藻冊頁



圖2 十八世紀 詩繪水渚鴛鴦方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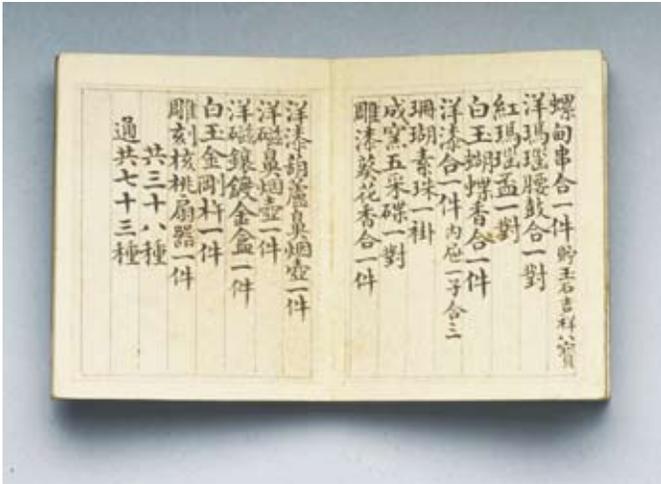


圖3 清 乾隆 集瓊藻冊頁



圖4 十八世紀 詩繪櫻木方盒



圖5 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 詩繪山水圖扇形盒一組 凡爾賽宮博物館藏  
圖版引自《Japan 詩繪 宮殿を飾る 東洋の燦めき》 圖132



圖5-1 盒底局部



圖6 清 康熙 畫珐瑯花卉鼻煙壺



圖7 十八世紀 詩繪梅花圓盒



圖8 清 雍正 美人圖·美人鑑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版引自《雍正 清世宗文物大展》 圖 I-62



圖8-1 局部



圖9 十八世紀 蒔繪山水雙圓几式小櫃 Kunstgewerbemuseum, Dresden藏 圖版引自《Japan蒔繪 宮殿を飾る 東洋の燦めき》 圖168



圖9-1 背面



圖10 清 胤禛行樂圖·圍爐觀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版引自《雍正 清世宗文物大展》 圖1-58



圖10-1 局部



圖11 清 雍正 彩漆描金喜相逢圓盒 北京故宮藏 圖版引自《中國漆器全集》6 圖103



圖12 清 雍正 松花石硯暨洋漆山水硯盒 北京故宮藏 圖版引自《文房四寶·紙硯》 圖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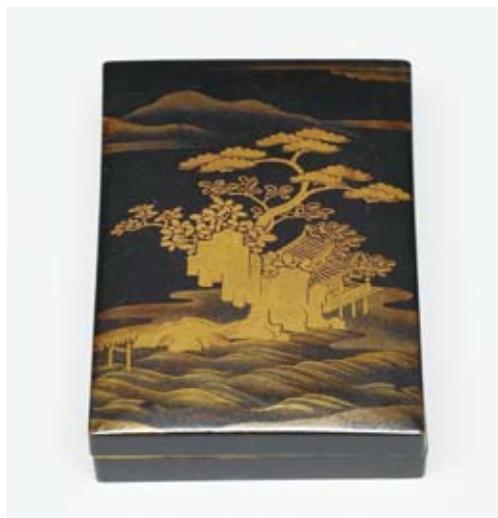


圖13 十七世紀末 十八世紀初 蒔繪山水方盒



圖14 清 雍正 填漆描金蘆雁圖格 北京  
故宮藏 圖版引自《清代家具》下  
圖215



圖14-1 局部



圖15 十七世紀末 十八世紀初 西洋繪圖儀一組附  
詩繪水渚蘆雁圖方盒 北京故宮藏 圖版引自  
《盛世風華》 圖94



圖16 清 雍正 填漆戩金花蝶圖博古格 北京故宮  
藏 圖版引自《清代家具》下 圖214



圖17 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 名所圖詩繪棚 瑞典皇家收藏 (The Royal Collections of Sweden) 圖版引自《Japan 詩繪 宮殿を飾る 東洋の燦めき》 圖177

圖18 清 重華宮翠雲館 洋漆山水隔扇 圖版引自《故宮建築內檐裝修》 圖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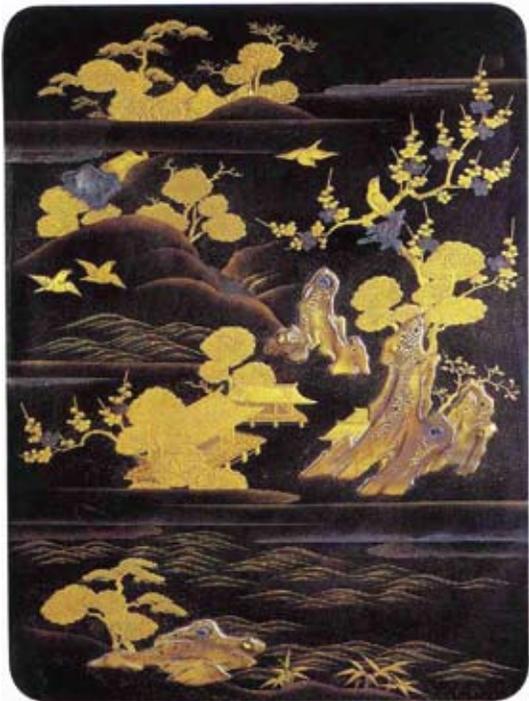


圖18-1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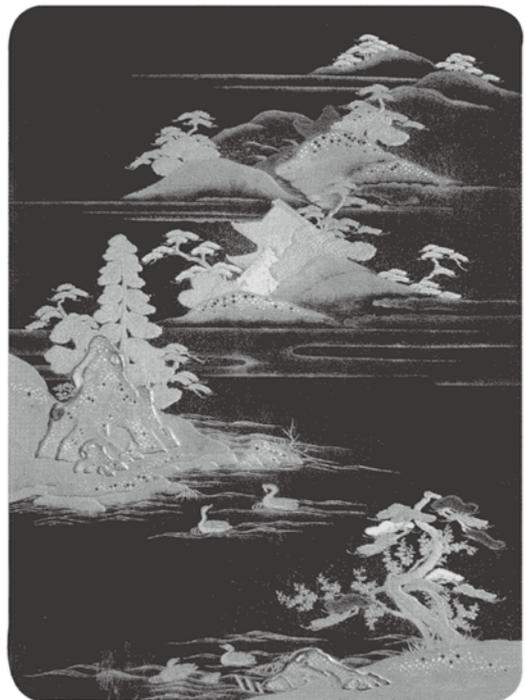


圖18-2 局部



圖19 北宋描金經函（內函） 浙江省博物館藏 圖版取自《槁木奇功》頁20



圖19-1 局部



圖20 明萬曆黑漆描金龍戲珠藥櫃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版取自《明清家具》上 圖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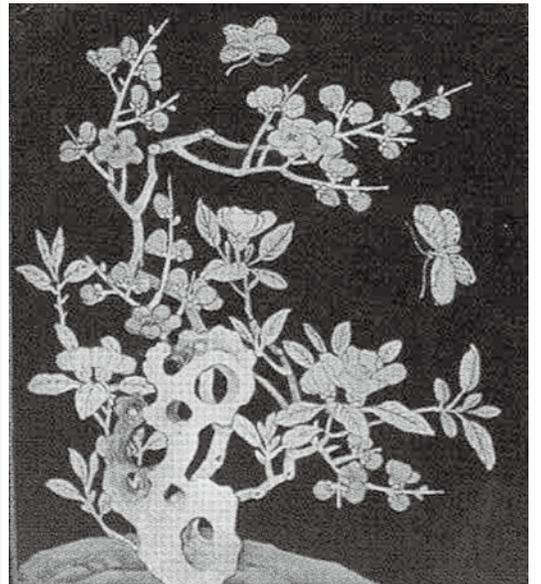


圖20-1 櫃門內側 局部



圖21 明 黑漆描金山水人物方盒 盒蓋圖版取自Museum für Lackkunst (I), pl.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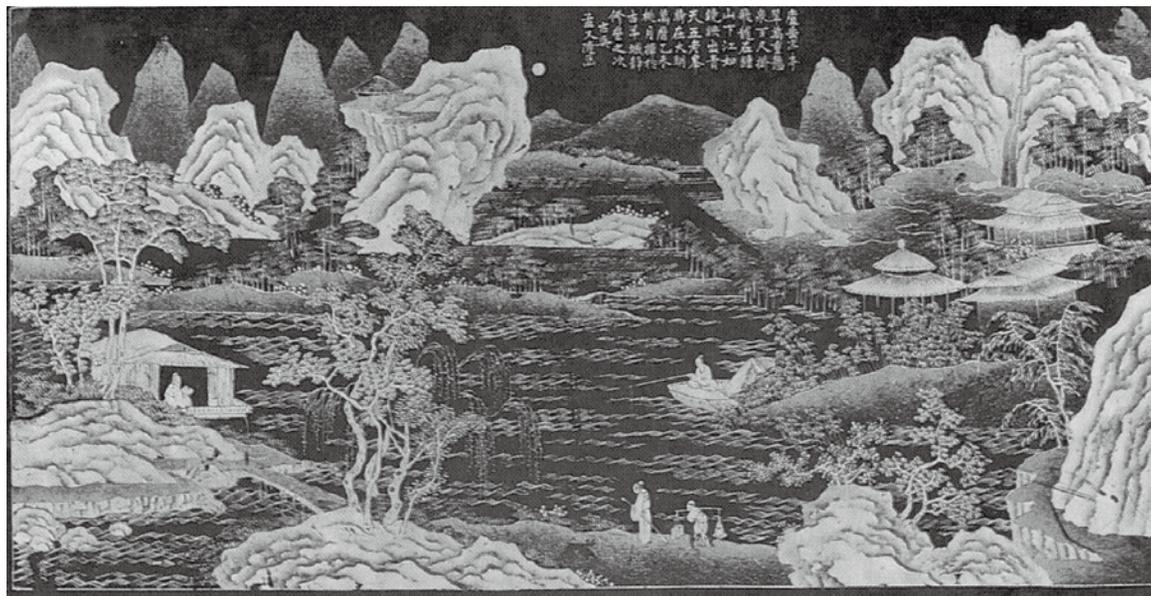


圖21-1 局部



圖22 清雍正 紫漆描金山水紋牀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版引自《明清家具》下 圖5



圖22-1 圍屏心部份



圖23 清 雍正 黑漆描金山水樓閣圖手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版引自《清代漆器》 圖122



圖23-1 局部



圖23-2 局部



圖24 清乾隆 黑漆描金山水圖香几几面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版引自《清代漆器》圖112



圖25 十八世紀 蒔繪山水樓閣雙圓几式小櫃 Kunstgewerbemuseum, Dresden 藏 圖版引自  
《Japan蒔繪—宮殿を飾る 東洋の燦めき》 圖168



圖26 清 乾隆 黑漆描金山水圖方勝式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版引自《清代漆器》圖111



圖26-1 背面



圖26-2 局部

附註：未注明收藏地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